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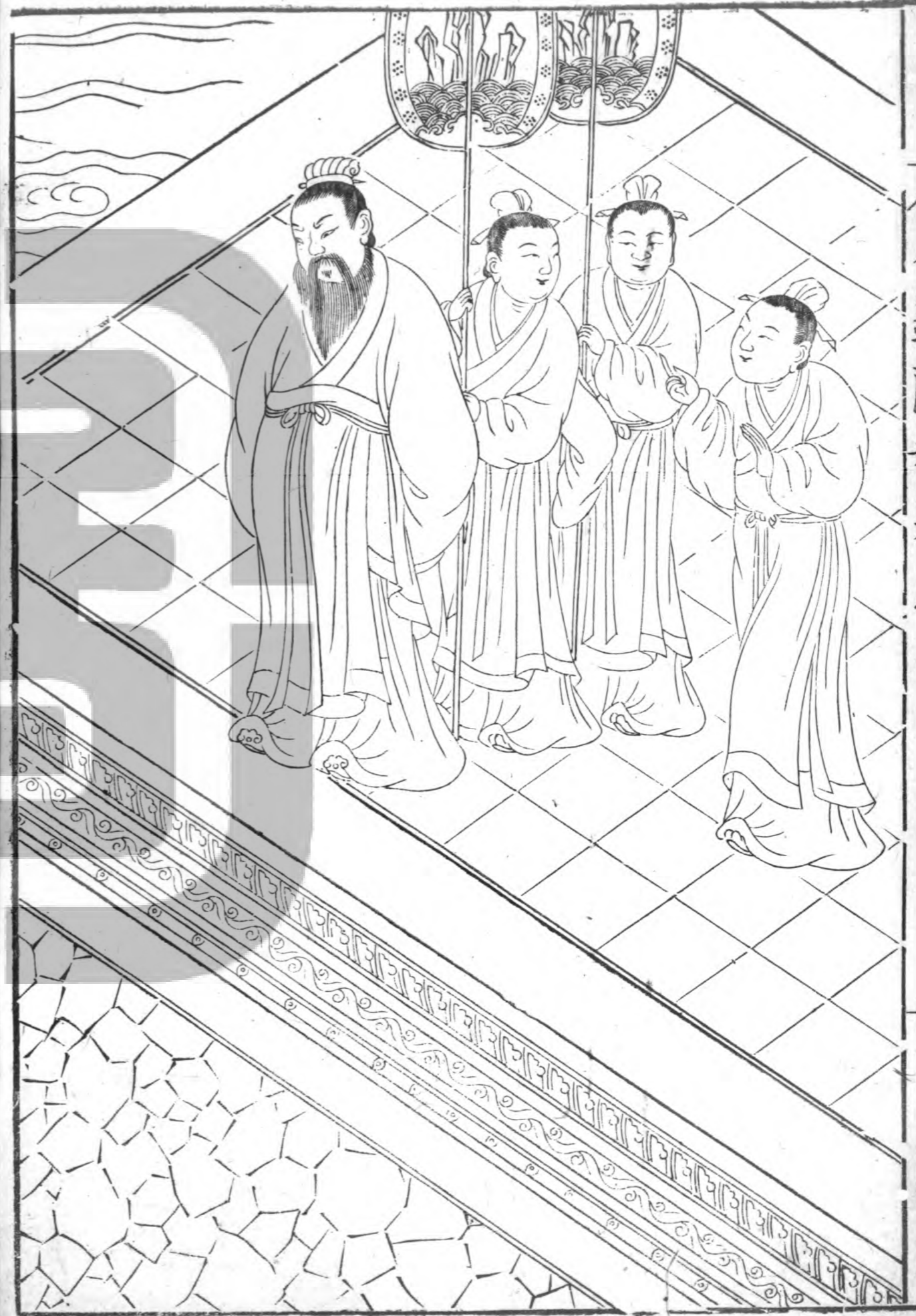
人鏡陽秋卷三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忠部

諫諍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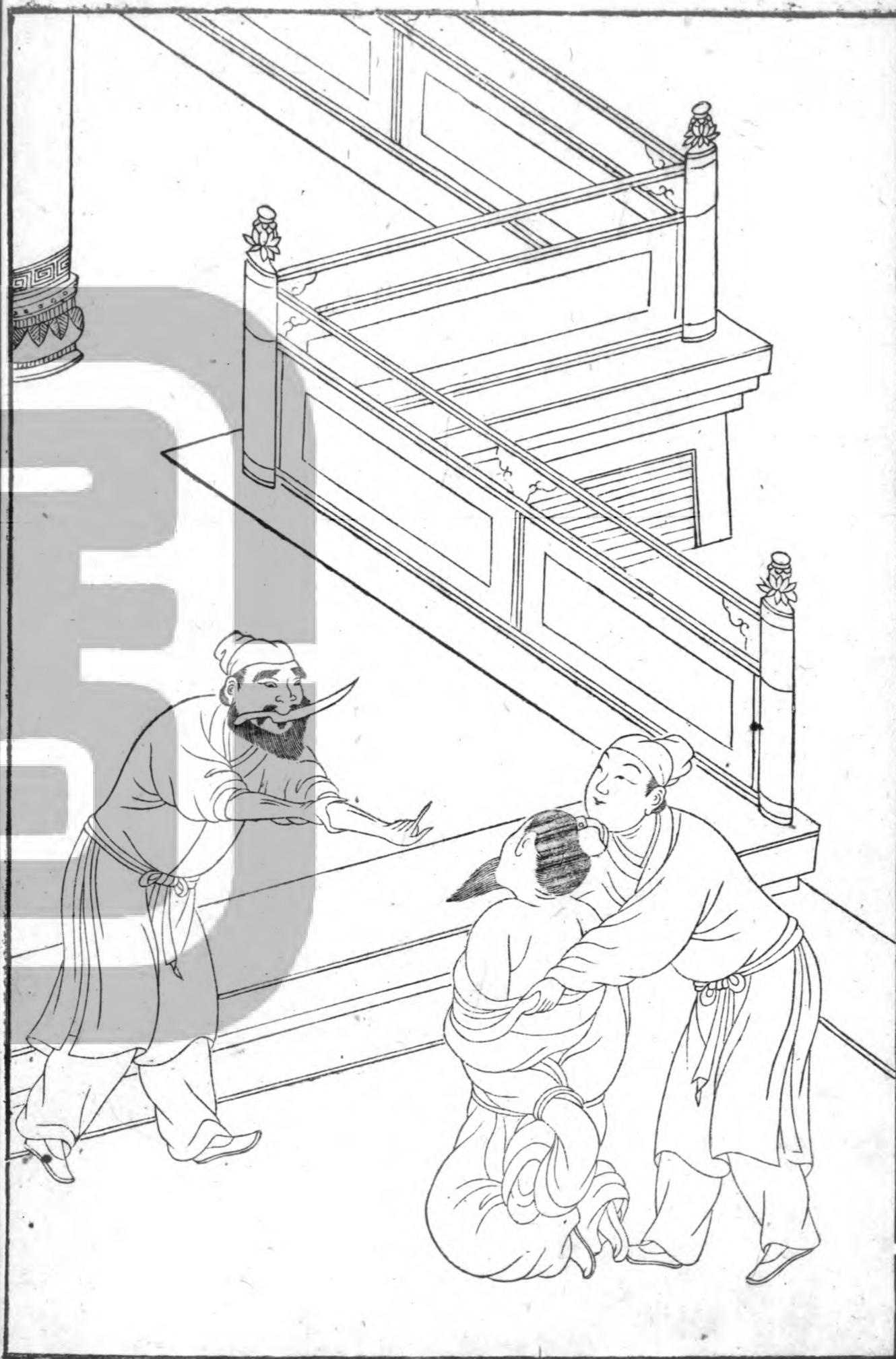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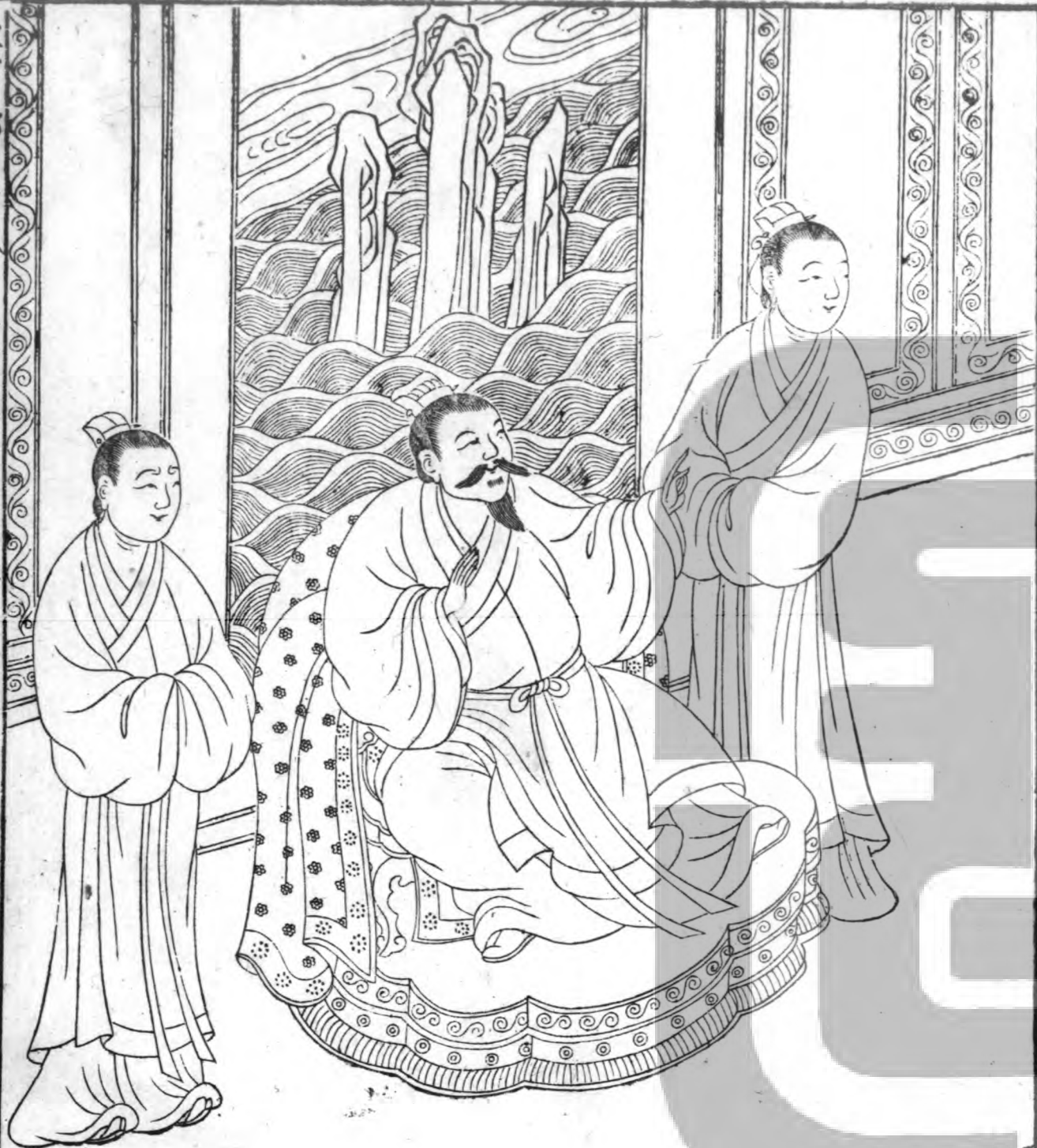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忠犯人主之怒者諫諍是已然
諫主於行不行而至於剖心碎首沉江赴海
之為者雖忠而於國事何濟顧其心不忍見
國事之非乃爾爾豈惟以去就諍實生死以
之也若露布帝者班檄三公又非諫諍矣



關龍逢

夏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立足以望十里而牛
飲者三千人關龍逢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
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
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
桀不聽而銜之又觀炮烙于瑤臺桀曰聽子諫
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
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
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
我之亡而不知自亡乎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
龍逢遂赴火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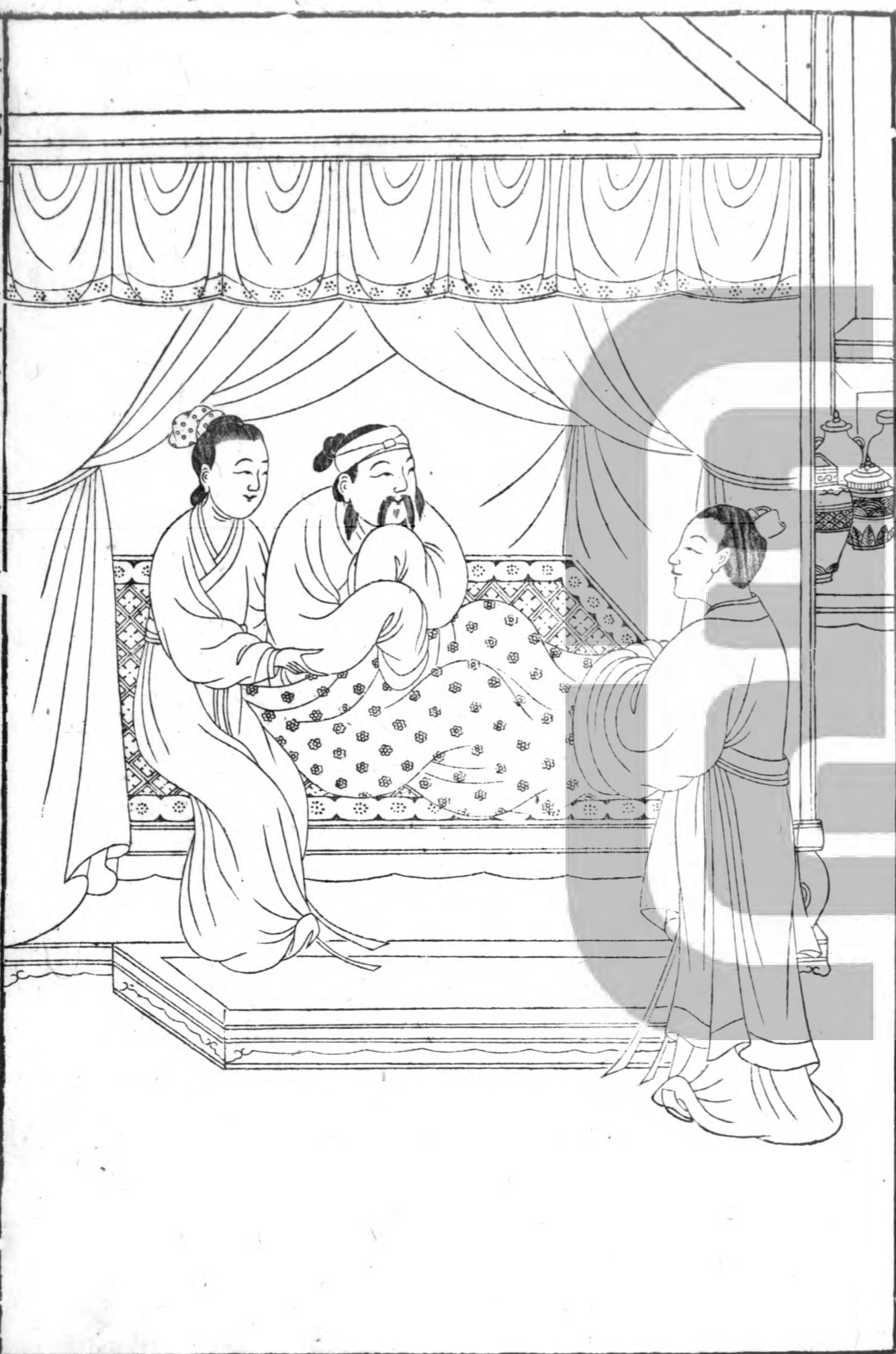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龍逢之諫似涉於激然遇桀主
非婉詞之所能動危言以諍之忠不售而死
焉庶幾可回君心於萬一也而桀以日自視
縱死惡能回余嘗為之說曰桀之日湯之霓
民心已異視矣即桀心少回安能回已去之
民心哉逢之死惟自盡其心爾



比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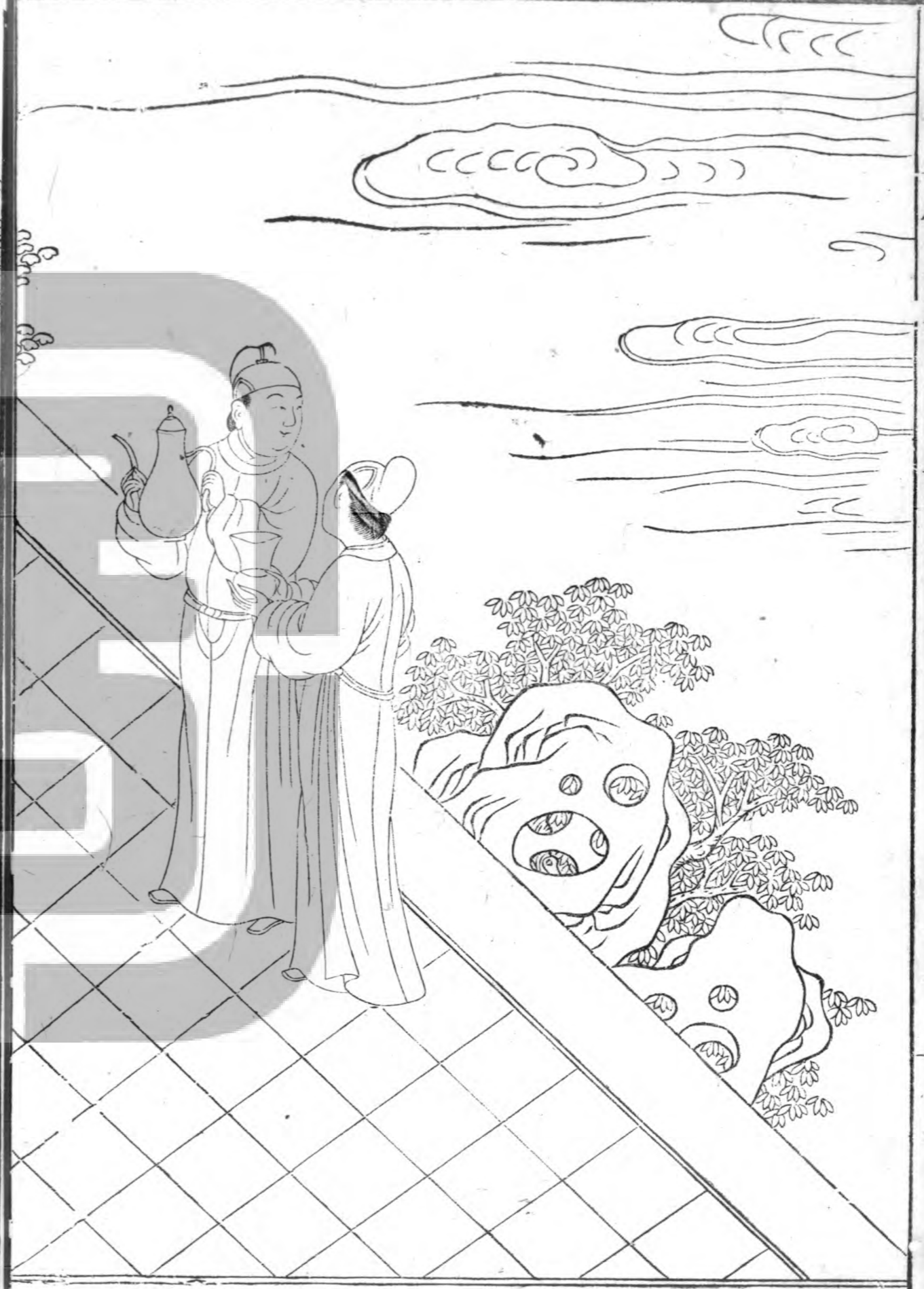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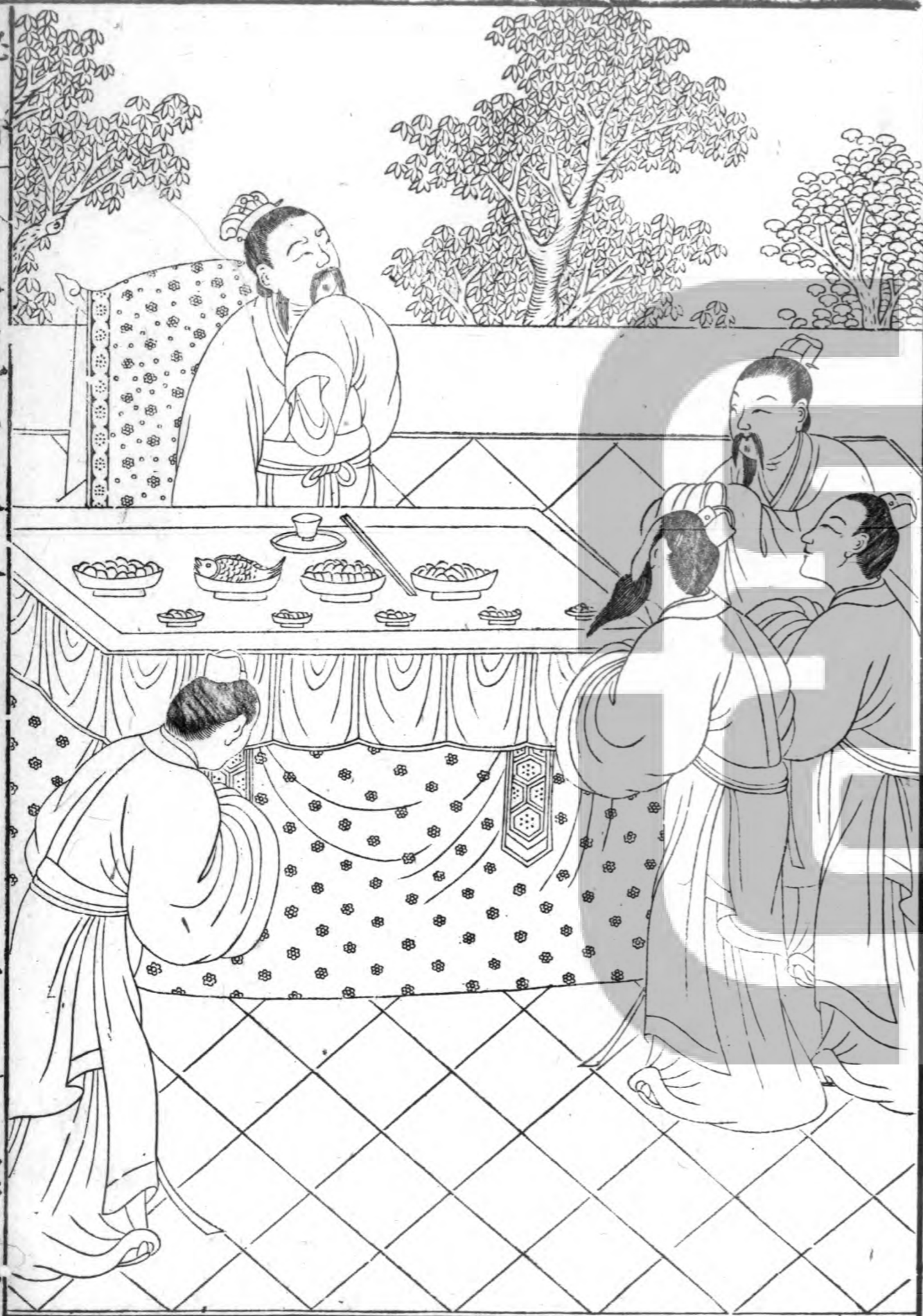
殷王子比干紂之親戚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殺比干剖視其心

無無居士曰殷有三仁比干死之余嘗讀李太白所撰碑而識其所謂仁矣蓋全其祀則仁殺其身則仁得其死則仁苟不得其死則身徒殺不殺其身則祀難全王子籌之熟矣故不以剖心為痛所痛者殷亡而祀不延爾嗟夫一死而紂有悛心焉可以見先王也王子亦柰何惟自靖而已矣



史魚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
史魚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
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
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臣無以成禮我死汝
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吊恠而問
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
命殯之於客位乃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
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
如史魚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
無無居士曰粼粼過關夜下與矯駕君車者
已自殊科而伯王之賢不用豈美女破舌歟
抑美男破老歟噫色未衰則餘桃猶可啗色
既衰則前魚自宜棄彌子之遠者值色衰也
屍諫適際其時耳由此觀之則史魚之諫尚
自未行也



周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無無居士曰簡子泣周舍其思簪筆之狐腋乎夫諤諤之臣雖于意不順然有益國事是大順於意莫此若也夫想當洪波酣飲時諾諾者聯坐故簡子泫然不覺涕之無從是泣也非為舍泣泣過之無由聞耳宜其鳩趙宗而謂武王其未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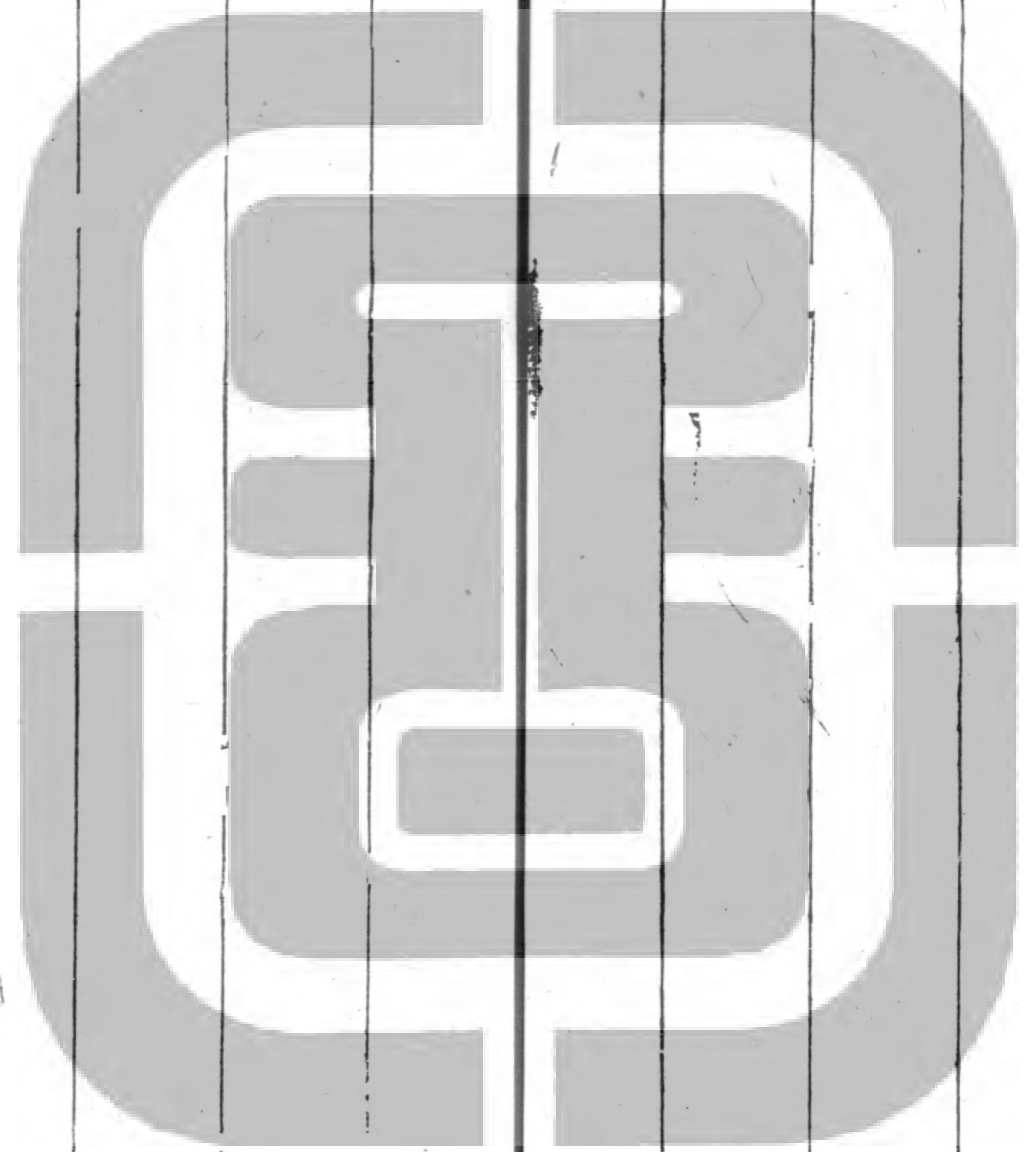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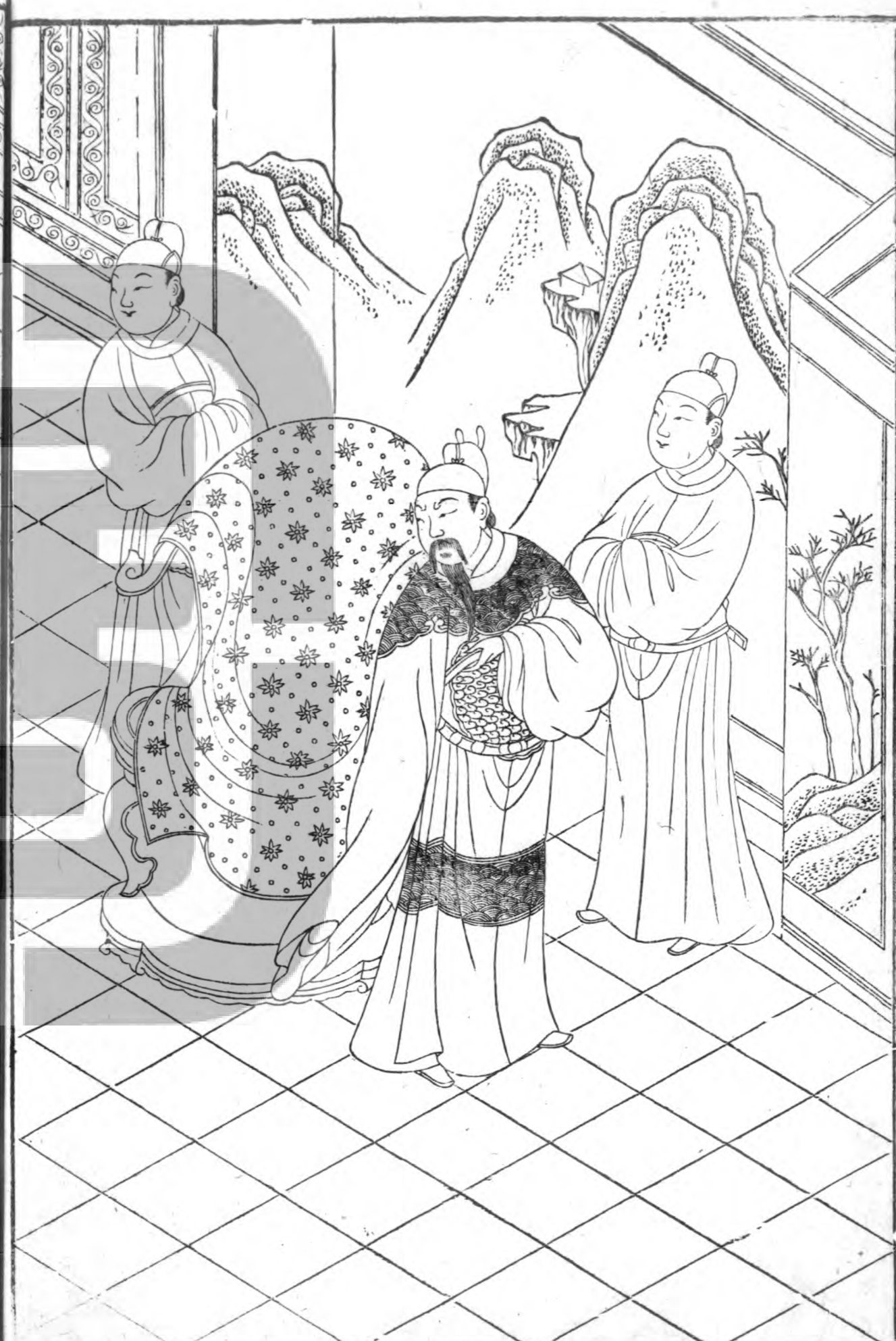
屈原

楚屈原名平字靈均楚之同姓大夫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為懷王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患之使張儀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遂放於外儀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王信之及絕齊而欺以六里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敗因得儀而囚焉上官大夫之屬共言王王歸之時王悔不用原之策以至於此故復用原原大為王言儀之罪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於楚與王歡為藍田之會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王遂會果見拘囚客死於秦為天下笑王子頃襄王知群臣諂誤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原原於是不忍見乎閭主亂俗以是為非以清為濁遂自投汨羅而死

無無居士曰屈大夫楚之宗臣不忍見宗國將殞而願從彭咸之遺則志亦可悲然賈生吊之則云厯九州而相其君司馬贊之則云

以彼材遊諸侯何國不容噫嘻二人者不審
宗臣之慮矣余讀遠遊篇而悲其臨睨舊鄉
如丁令化鶴歸華表以嗟城廓人民之非昔
也慮誠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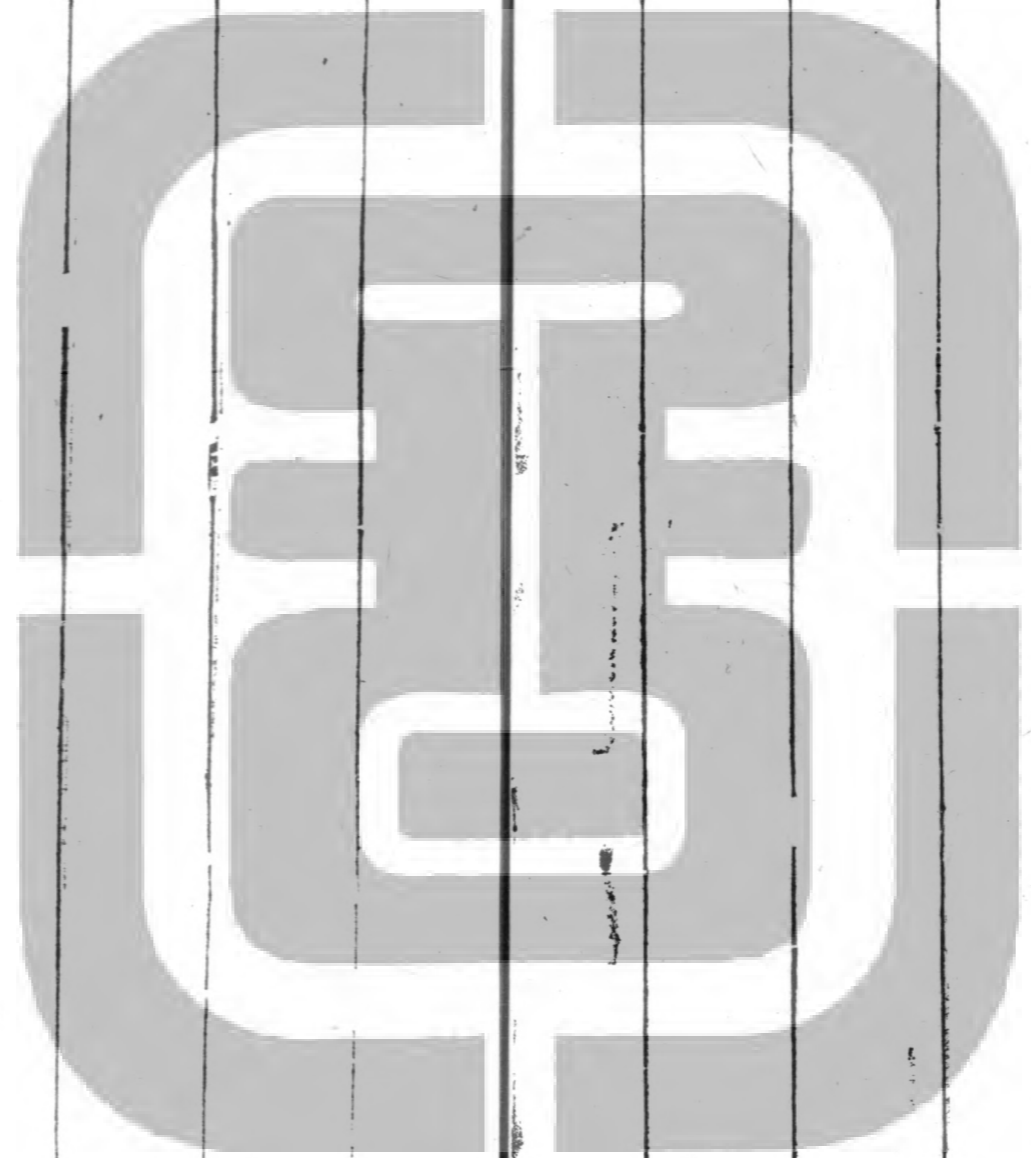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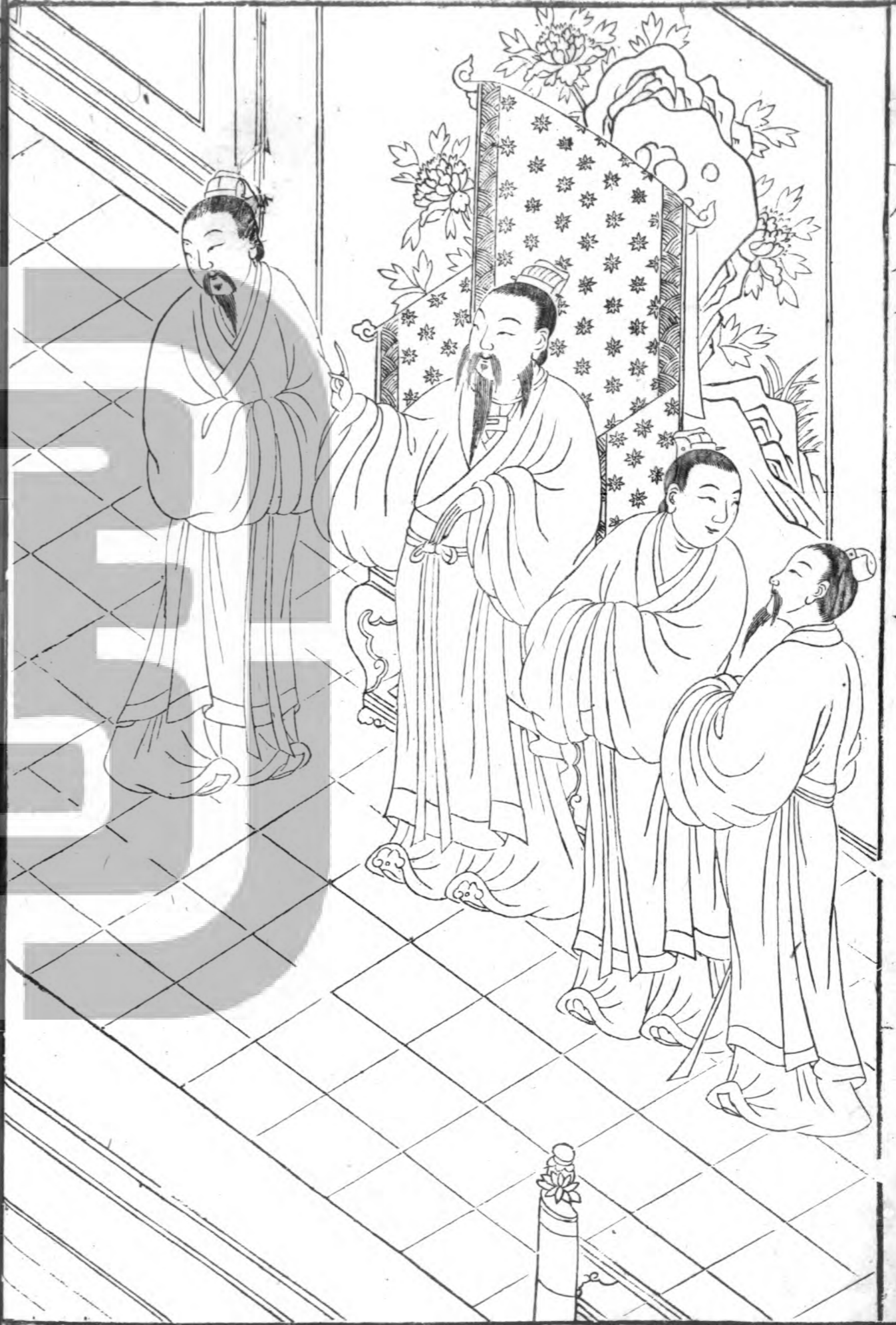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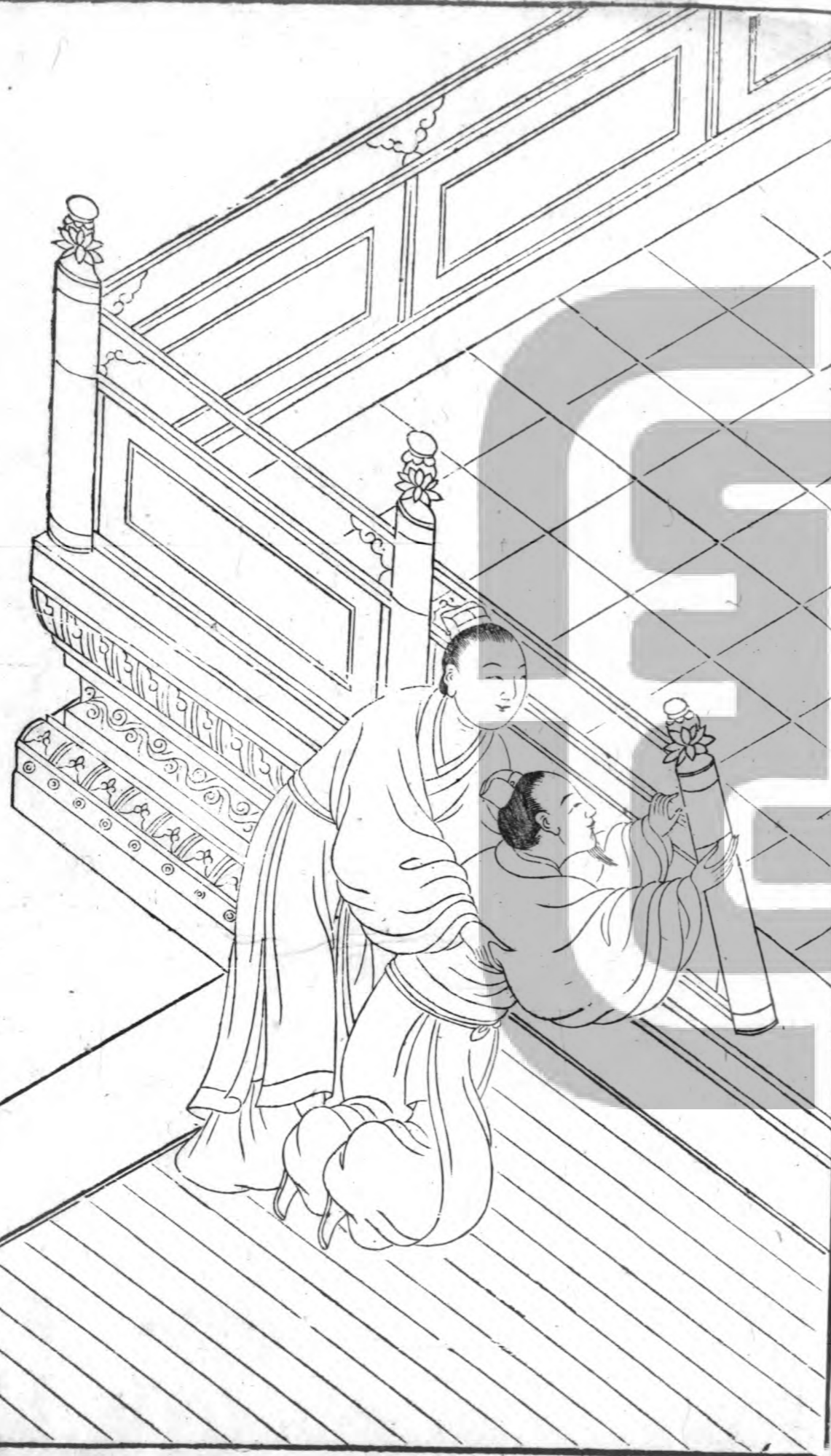
汲黯

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後列於九卿上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然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無無居士曰汲長孺面折庭諍非徒勵敢言之風可謂有格心之道矣蓋太上無欲其次寡欲最下則節欲也自非太上安能絕欲但神仙土木邊功之欲不可有而唐虞風動之欲不可無二者自相頡頏蓋多欲便非仁義施仁義即治欲唐虞也黯豈薄淮陽而戀禁

闡哉欲匡多欲之主俾從欲之治以再見爾
噫使不死而畫室之命吾知不在光而在黯
矣





朱雲

漢成帝時故槐里令朱雲字子游魯人也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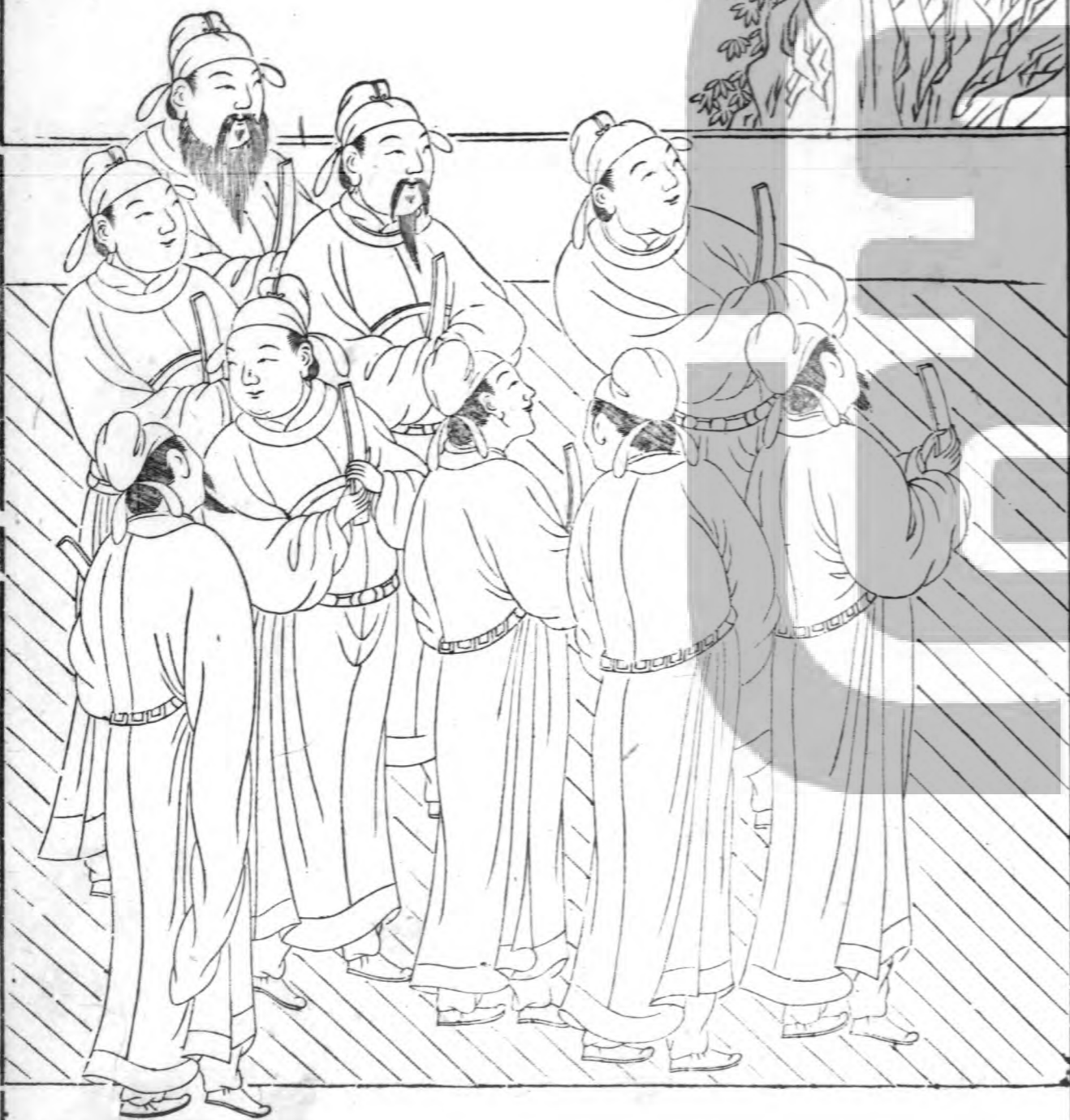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史稱朱雲輕俠借客報仇則狂直乃宿習也又稱張禹不識進退字其無益於時可知已請劍尚方折檻殿陛孤忠勁氣若鷗鷺橫秋即雲寒羽鏃何能減其擊搏之性哉



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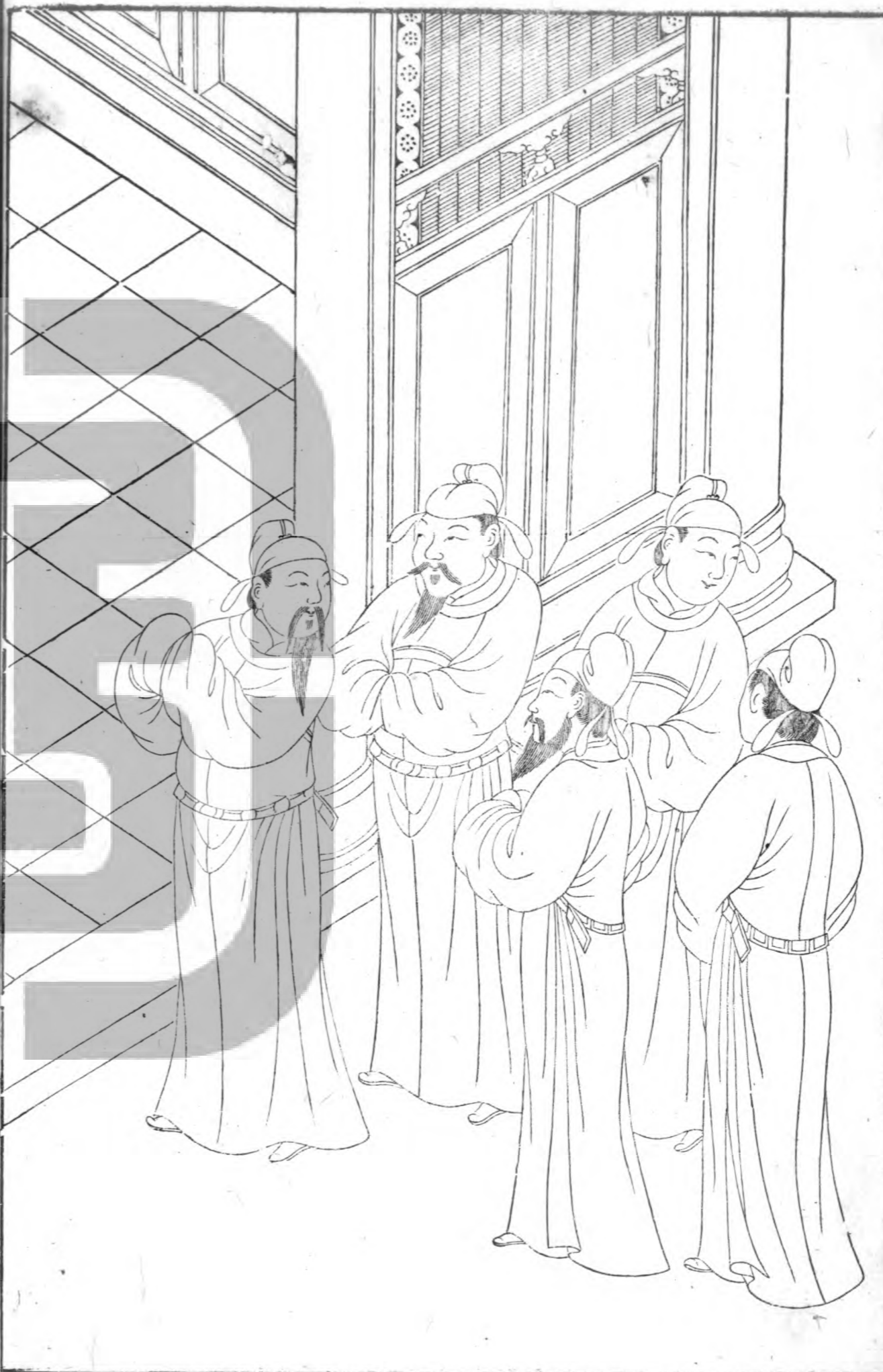
漢王章字仲卿泰山人素剛直敢言常學於長安疾病無被卧朱衣中與妻對泣妻呵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臣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成帝時為京兆尹欲上封事奏日食之咎由王鳳專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耶不聽遂上上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果為王鳳所陷獄死衆庶寃之

無無居士曰太史謂王章無辜士民所嘆誠哉其無辜也夫孝成之世王鳳挾舅氏之尊至有引申伯以阿者而王章以日食之變咎之故不免於脩隙之夫矣嗚呼牛衣對泣妻則呵之獄吏呼囚女則號之夫有是呵必有是號而章之為人可識已



魏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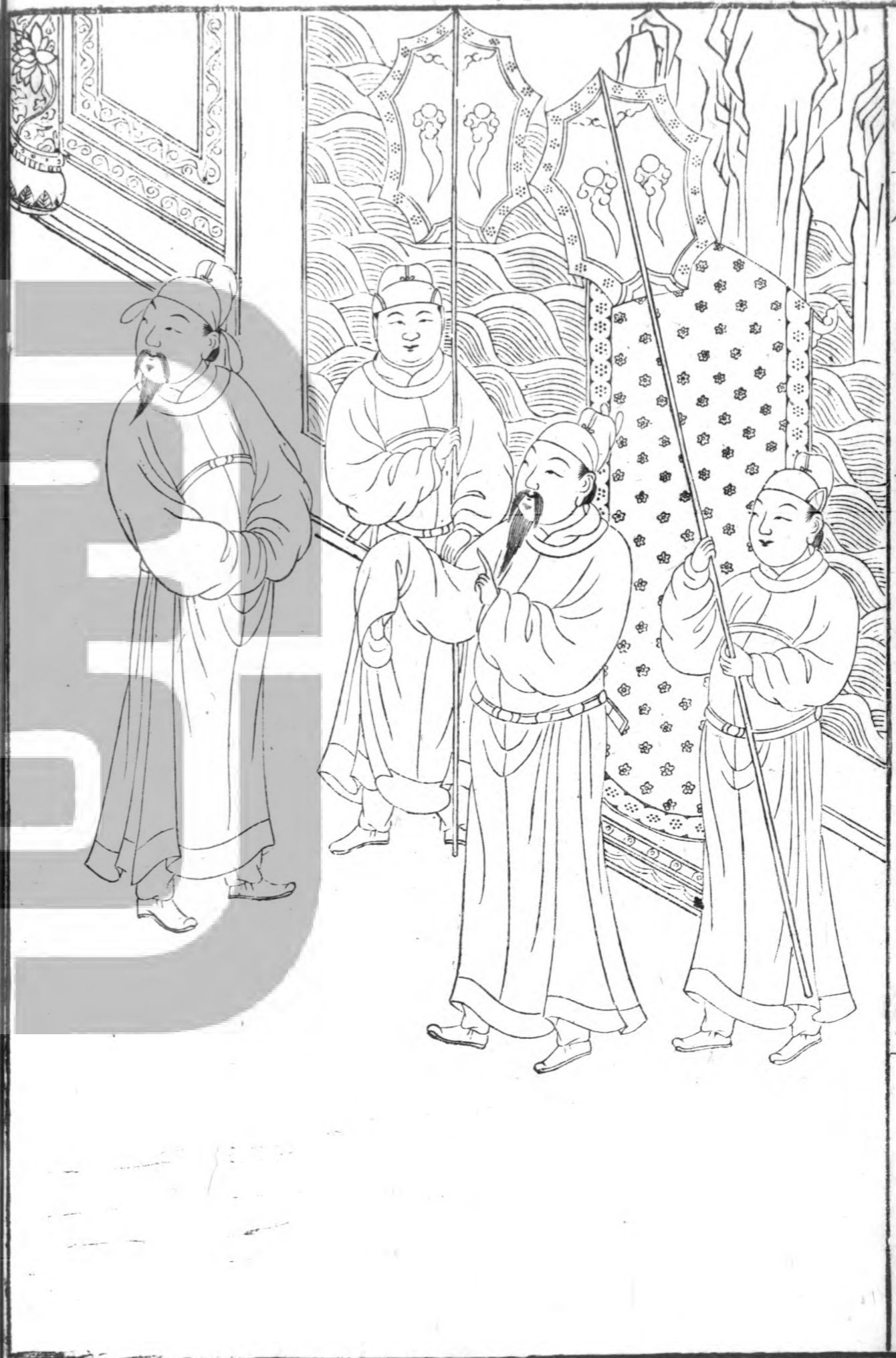
唐貞觀十一年詔百官直言極諫魏徵上疏曰
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
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
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
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
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
謙降臨滿盈則思益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
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
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
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可以無為而治矣
無無居士曰徵之諫累數十萬言其於忠佞
之辯更反復詳之惜哉太宗疑信之心常相
半也君臣之際難矣乎停婚仆碑見於身沒
何向者信任之誠今則踈黜之確耶豈徵所
謂克終者寡歟追誦綿山之歌喟然為之嘆
息



陽城

唐陽城為諫議大夫德宗時陸贄罷相會旱裴延齡奏贄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於是貶贄為忠州別駕帝怒猶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無罪帝大怒欲斬之太子為營救乃解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有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乃盡數延齡過惡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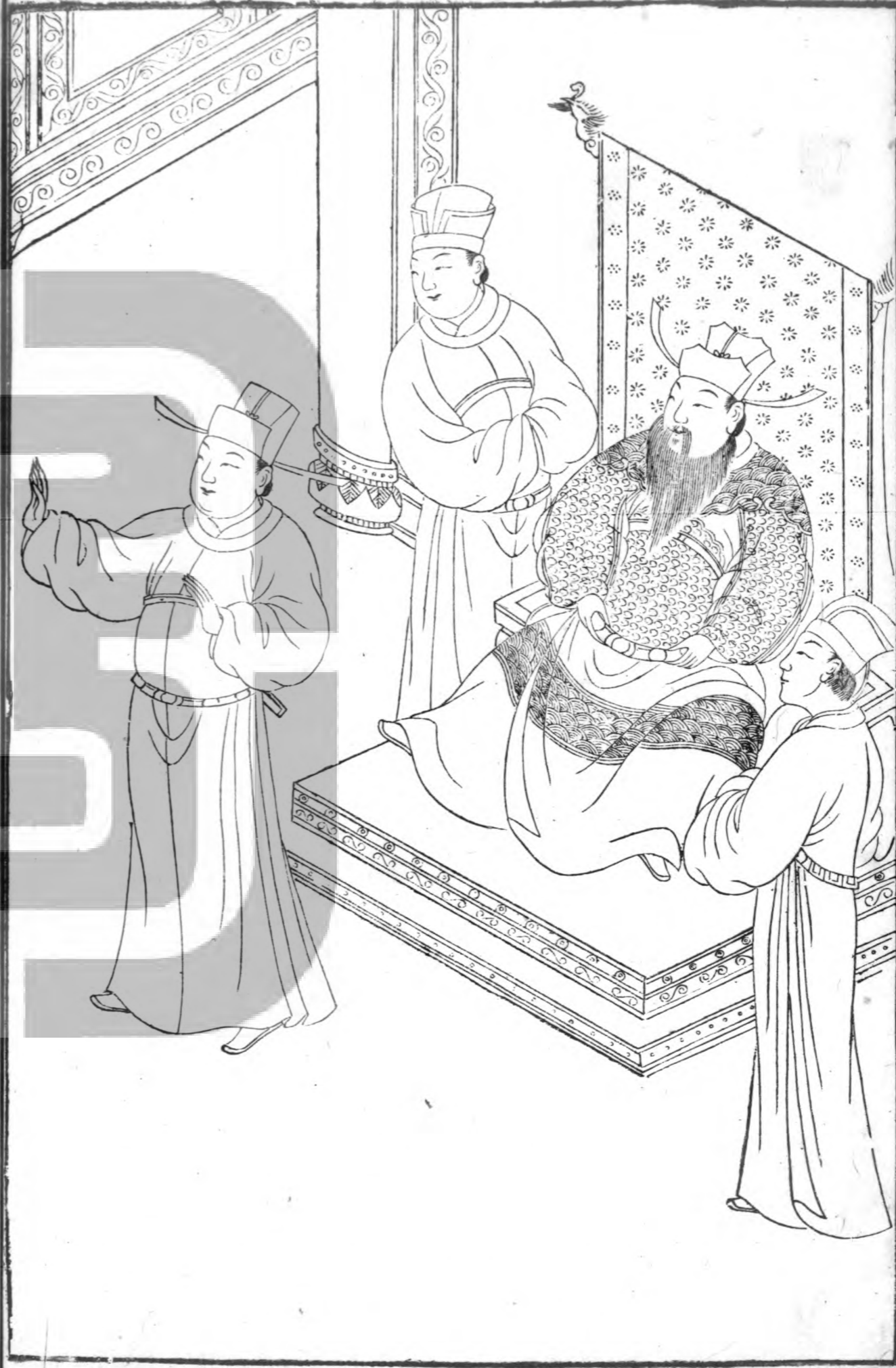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甚矣猜忌之難回也其救必至賢愚倒置而國祚因之為諫臣者不從而批鱗捋鬚以轉移其志慮則天下事有不可知矣陽子哭廷中外壯裂麻之語謂其有補於朝廷者大也夫進言有時東煜回婦時也韓昌黎之著論何為耶



柳公權

唐柳公權字誠懸文宗時常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為學士知制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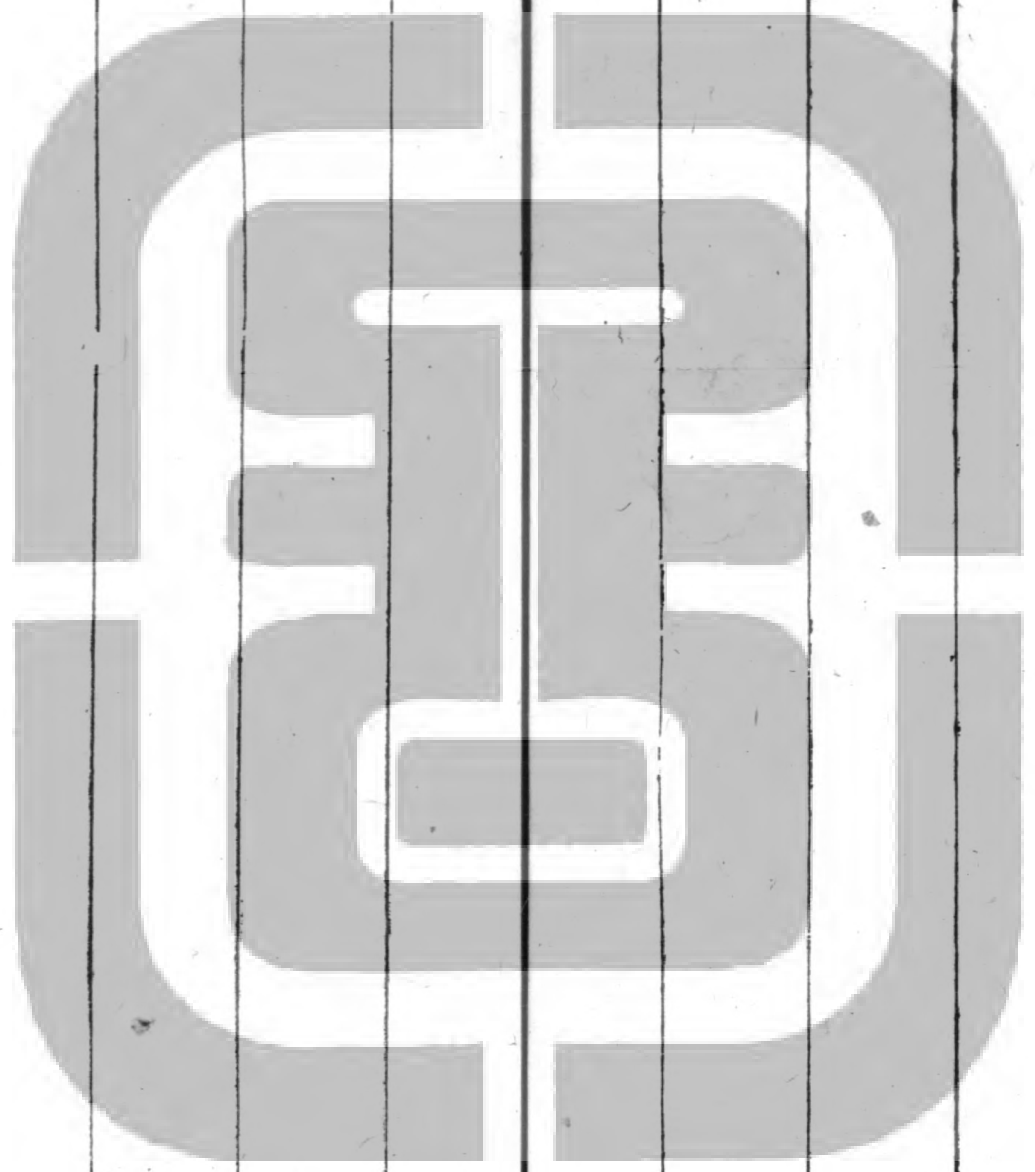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柳誠懸以字諫顯今觀玄秘塔銘及禊帖詩後序信多心畫然恭儉豈非人君之盛節哉區區以三澣矜所謂恭儉不如是故誠懸以為小節噫左貂插而上台移甘露之禍慘矣其於賢不肖倒置如此即有諫臣將焉用之嗟乎衮無補即三澣衣誠何益哉



唐介

宋唐介字子方荆南人官御史張堯佐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為脩媛堯佐遂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唐介上疏引揚國忠為戒不報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仁宗大怒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翊日改為英州別駕又明日罷彥博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無無居士曰唐子方冠柱後矢直詞忤殿陛始以女寵沮宣徽因以女寵罪宰輔皆人君

所諱言子方發之霜飛白簡星璫丹牘不惟
堯佐膽寒潞公亦心伏矣英州之謫咏清淮
而歌聖宋是豈沉淵為心者臣主兩得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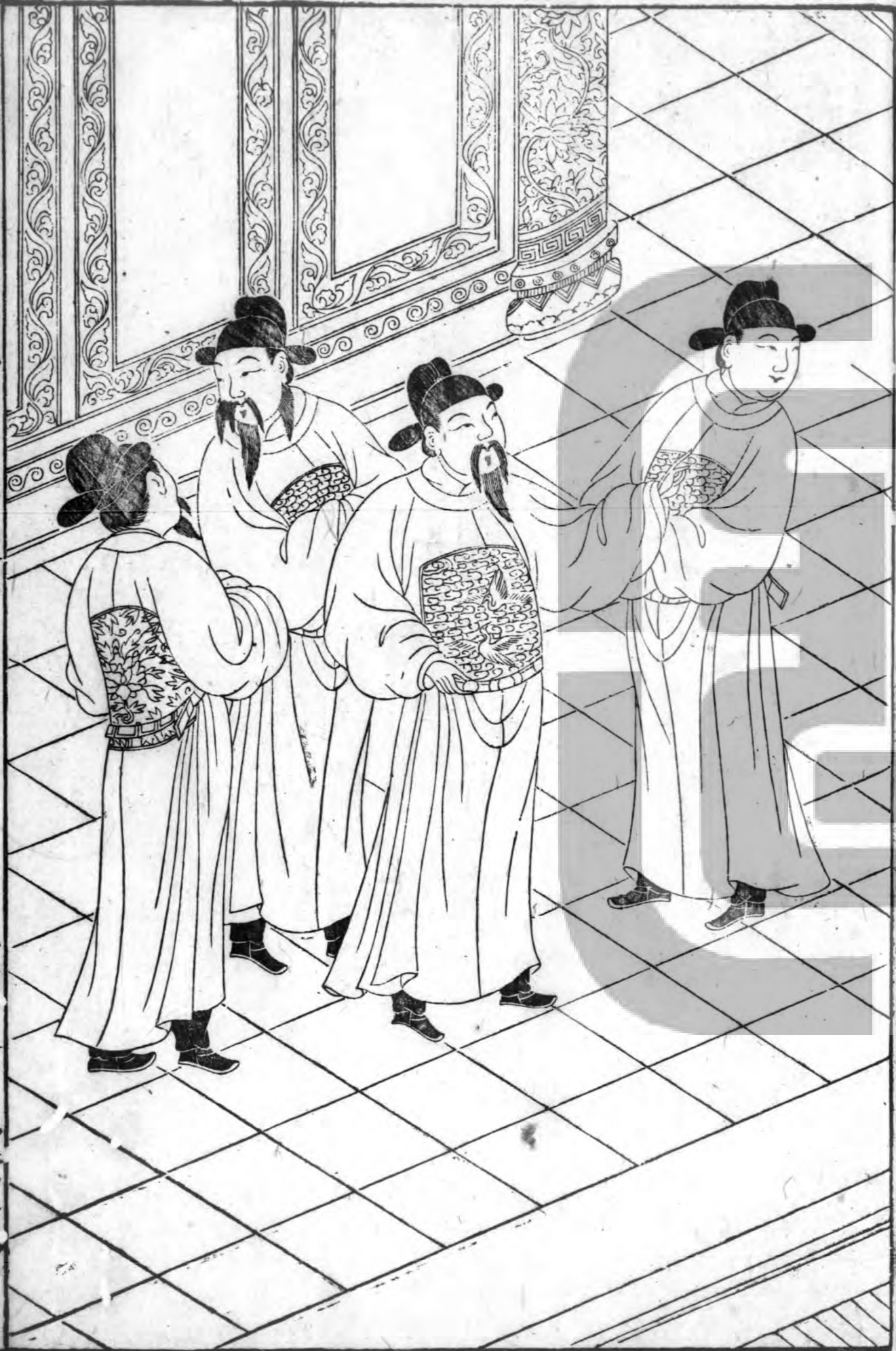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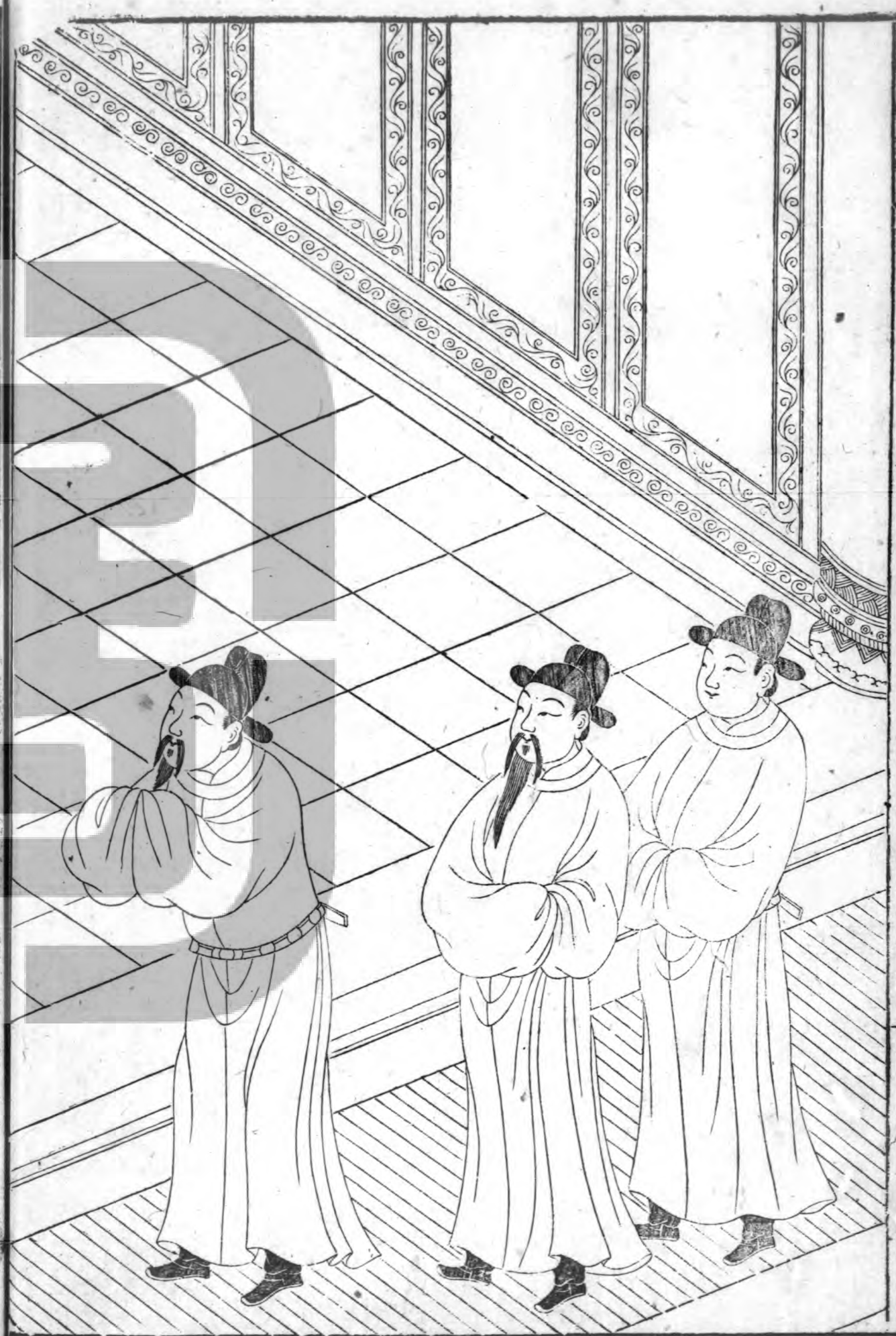




呂誨

宋呂誨字獻可幽州人病亟曰自草章乞致仕其辭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寔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踈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疾喻政天下聞而躓之

無無居士曰宋新法之行生民憔悴甚矣始固欲蘇之然不免紛擾竟致沉痾獻可以疾喻最切名狀柰神宗甘烏喙而食堇毒何噫荆公猶可療至於惠鄉破癰潰瘞之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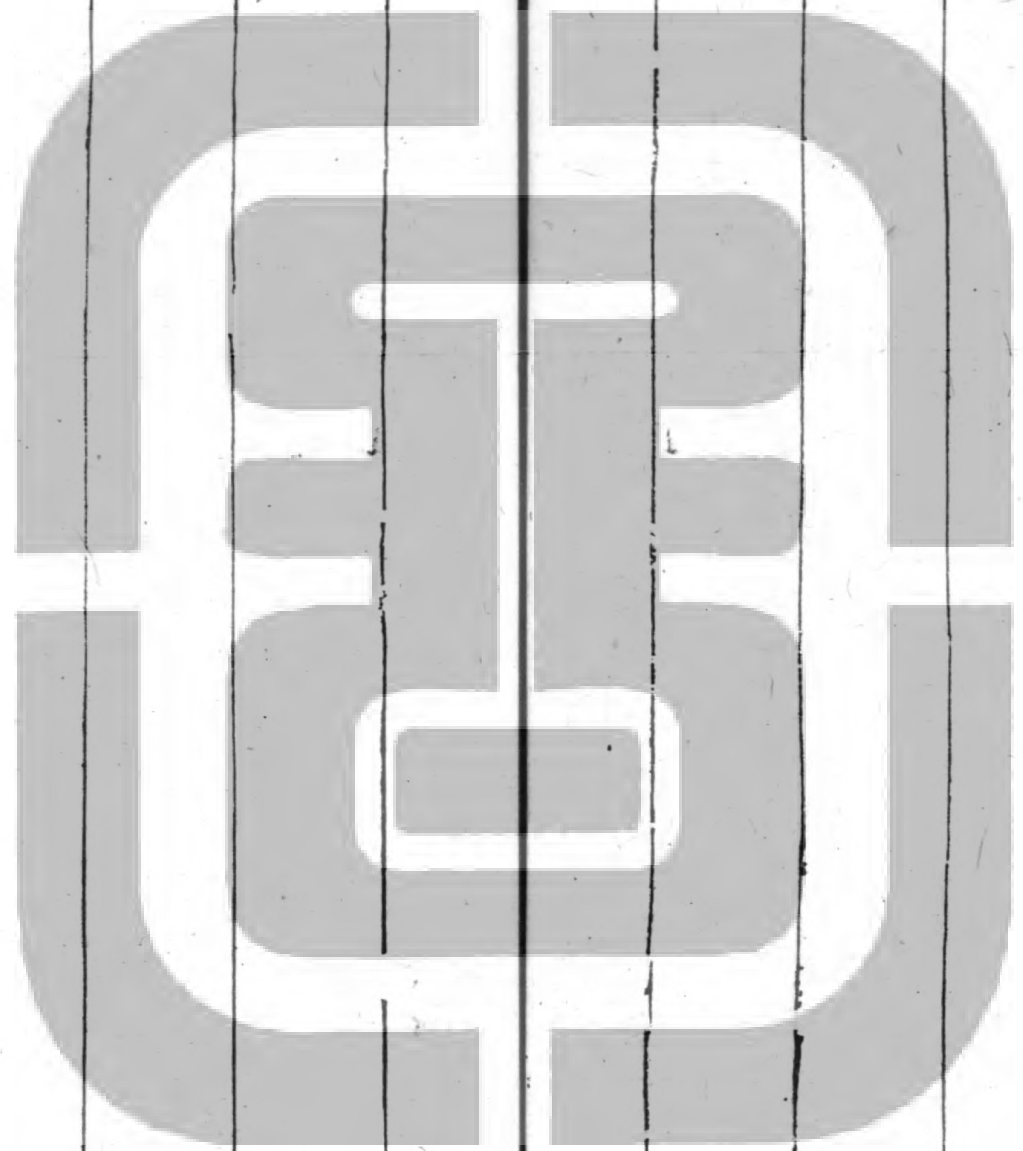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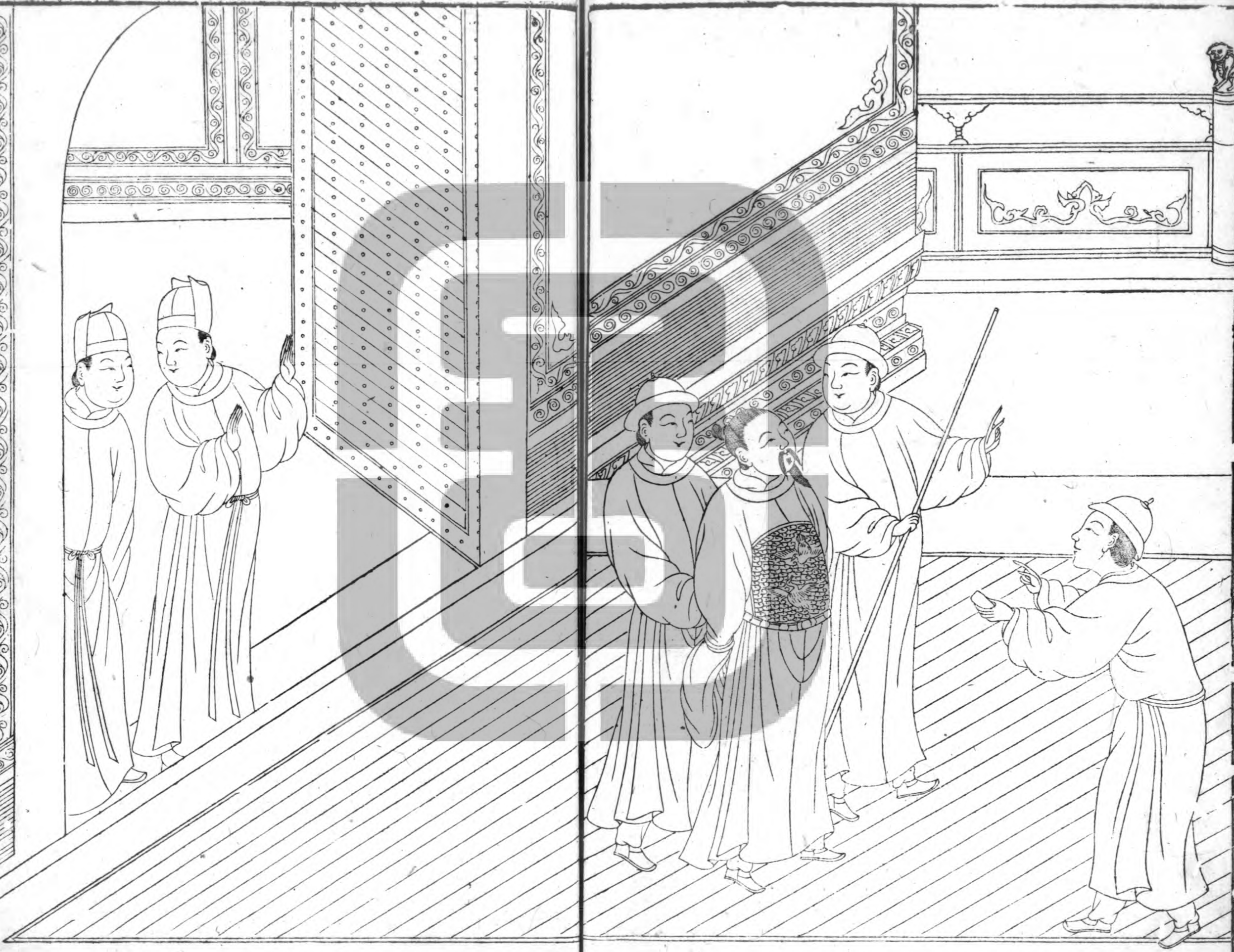
沈鍊

國朝嘉靖間虜薄城下求通貢下廷臣議趙司業以為不可許沈鍊時為錦衣經歷從衆中大言申司業語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恠問曰此何小吏而言若是鍊曰大吏嚙弗言故小吏言何恠也時相嵩獨貴幸用事把持邊帥大入賕賄于是上疏請誅嵩父子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請從坐詔成保安會嵩所用客楊順督宣大軍務是歲虜攻破應州等處四十餘堡殺傷萬人虜退順縱軍士割死人首或邀遠村避兵人僂之以捷聞邊民痛恨公傷之為書讓順又有詩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人或勸公處遷謫宜隱默自全公曰今日割猶少後日割猶多縱不割我首害民傷如何順聞恚走人白嵩子世蕃世蕃以御史路楷巡邊計捕諸白蓮教通虜者以連公凡三駁之竟竄名籍中具以聞公遂不免

無無居士曰人徒知沈青霞死權臣以摩虎

鬚為不免不知其申司業語欲要虜情歸尤
鍊於戎務也惟審於大計故權姦無所容而
甘走龍堆狼望間者獨醒之心不欲炙手權
門爾謫不已乃竟死之回視世蕃父子猶大
鵬羞斥鷃者歟





楊繼盛

皇明楊忠愍樹山自狄道還轉兵部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問其故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張曰嚴相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嵩更借以為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胥不易辭詔杖一百送刑部獄公授杖時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樹山自有膽或謂公弗怕公笑豈有怕打人楊樹山者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行刑作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無無居士曰樹山之死權相最不厭人心觀其詩云

聖明厚德如天地則朝廷眷注公者豈欲死公耶雖然公之直節表表矣

卷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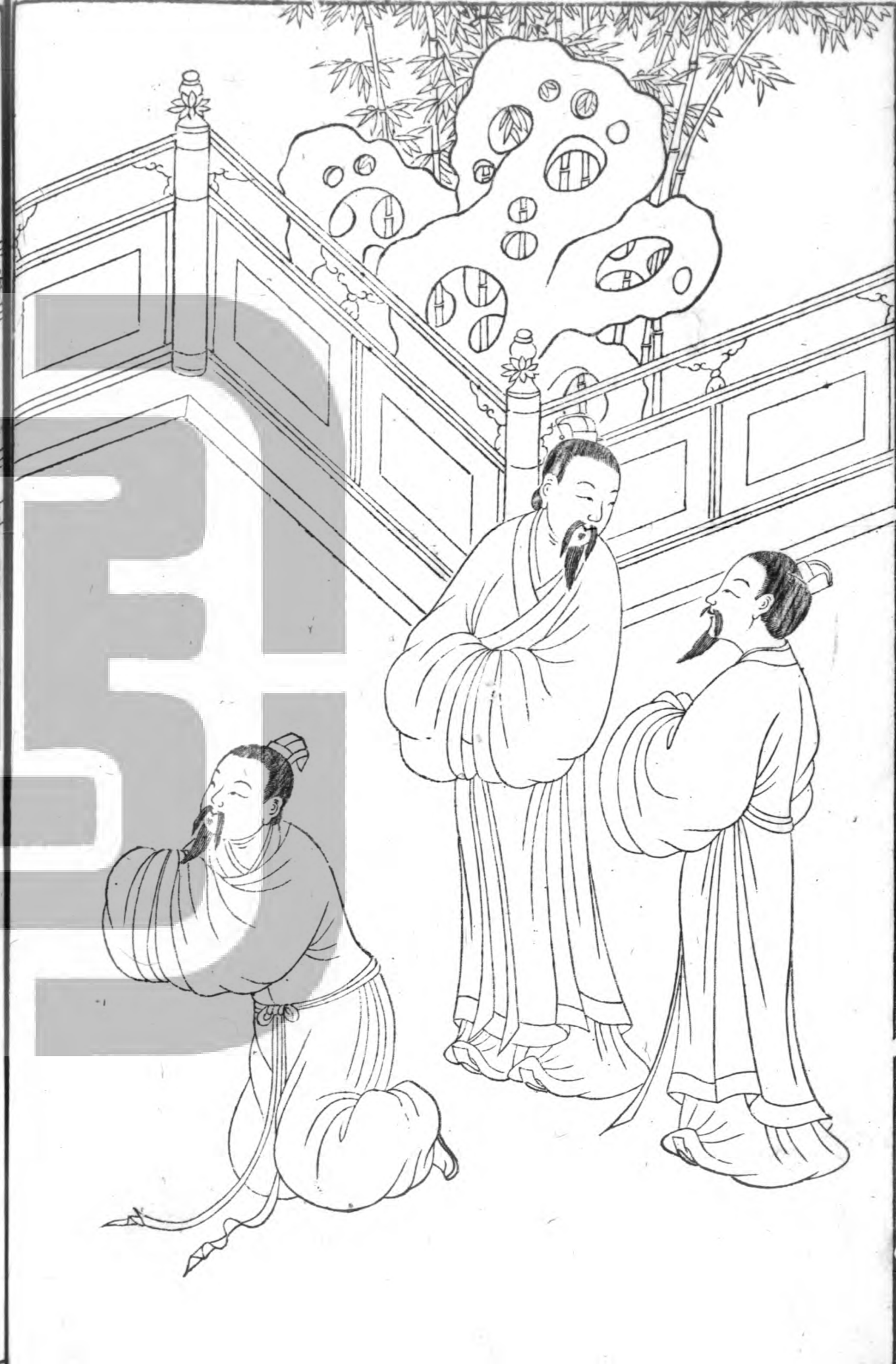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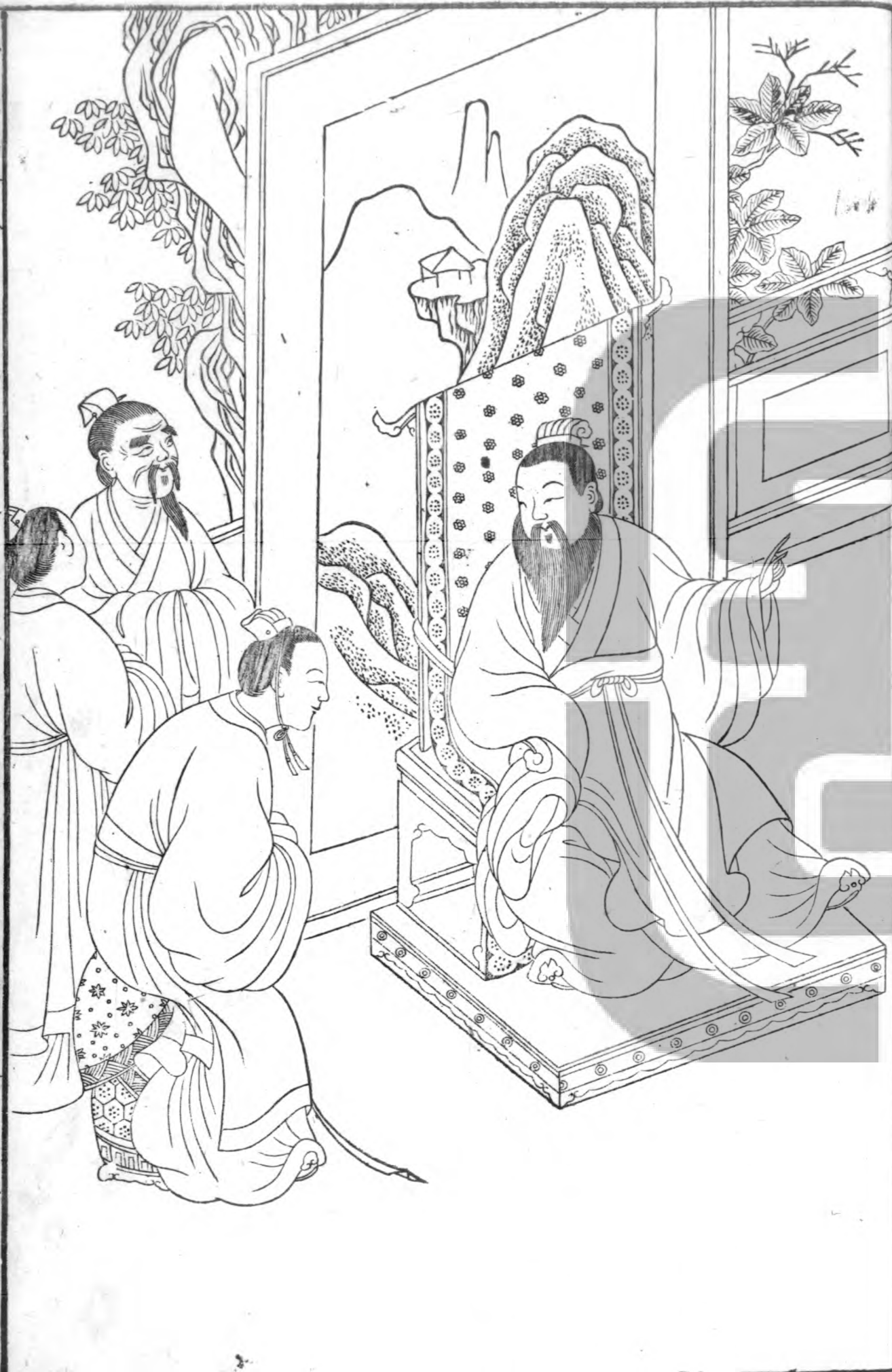
人鏡陽秋卷四

明新都無無居士汪廷訥昌朝父編

忠部

奉使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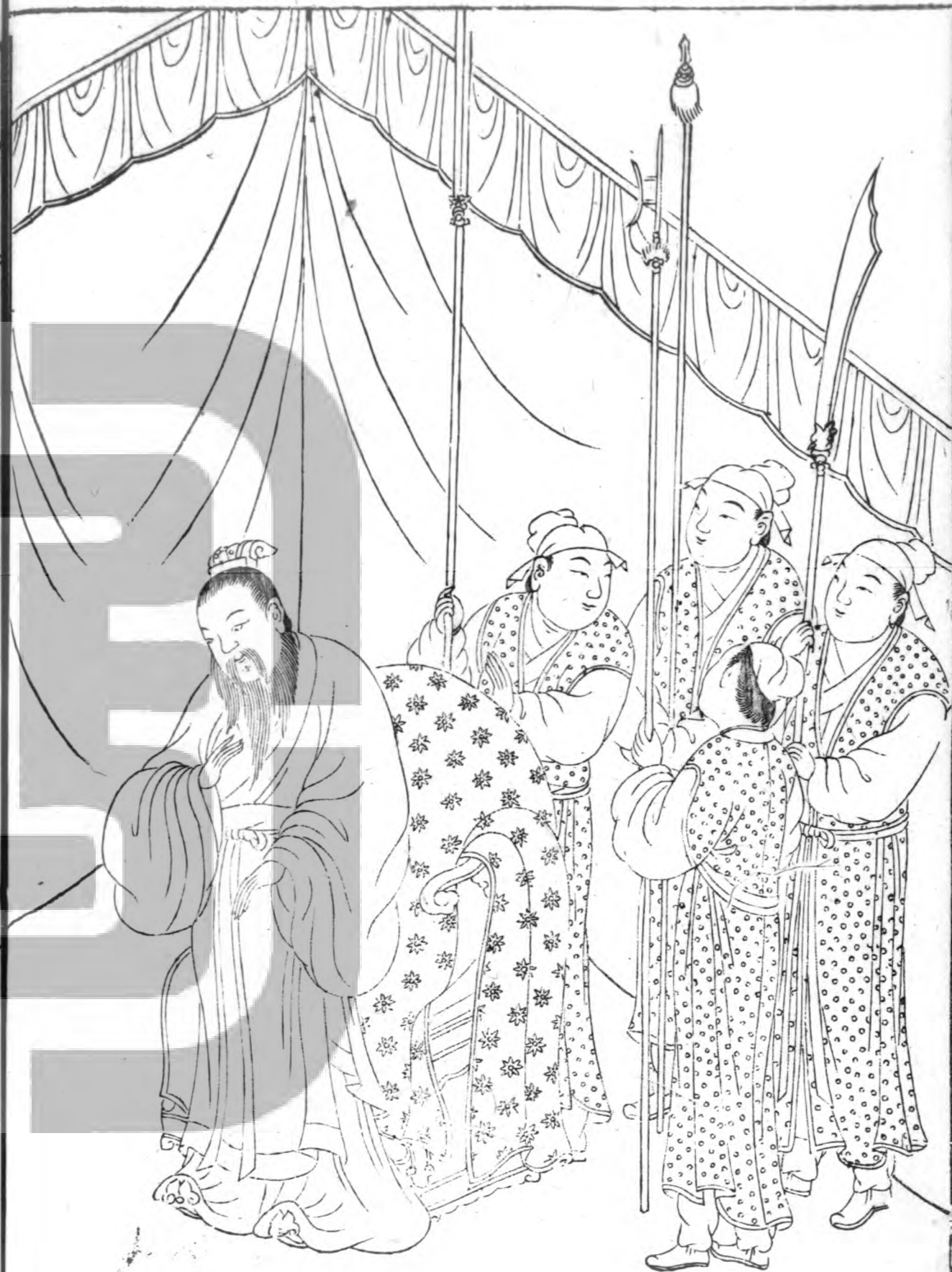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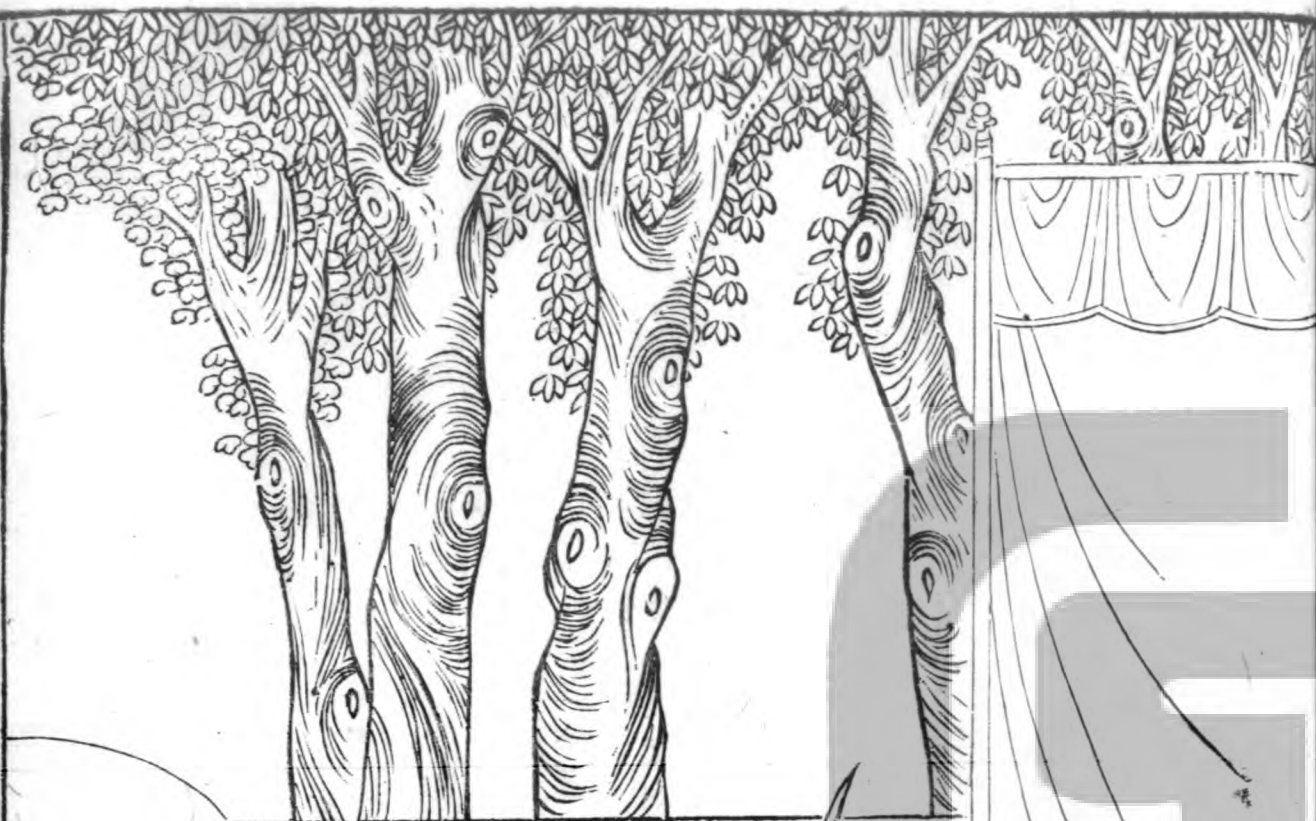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使者憑君之靈以不辱命為貴然執圭持節兩者皆使顧列國與虜庭異但游旌接轂於盤坻間者其不辱易而冒刃齒劔於腥羶間者其不辱難嗟夫雪窖銷魂冰天灑血街命萬里折衝三寸抵十萬師宜哉



陰飴生

晉陰飴生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
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
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乃歸晉侯

無無居士曰善哉呂甥可謂使命不辱矣夫
主辱臣死韓原之役辱莫甚焉幸而甥之使
述小人以樹威而憚秦又述君子以引咎而
動秦皆死心也秦雖暴橫安得不憚而且動
哉秦伯乃謂是吾心是中竅之論矣柰何後
以畏徇故而蒙秦伯之戮哉惜也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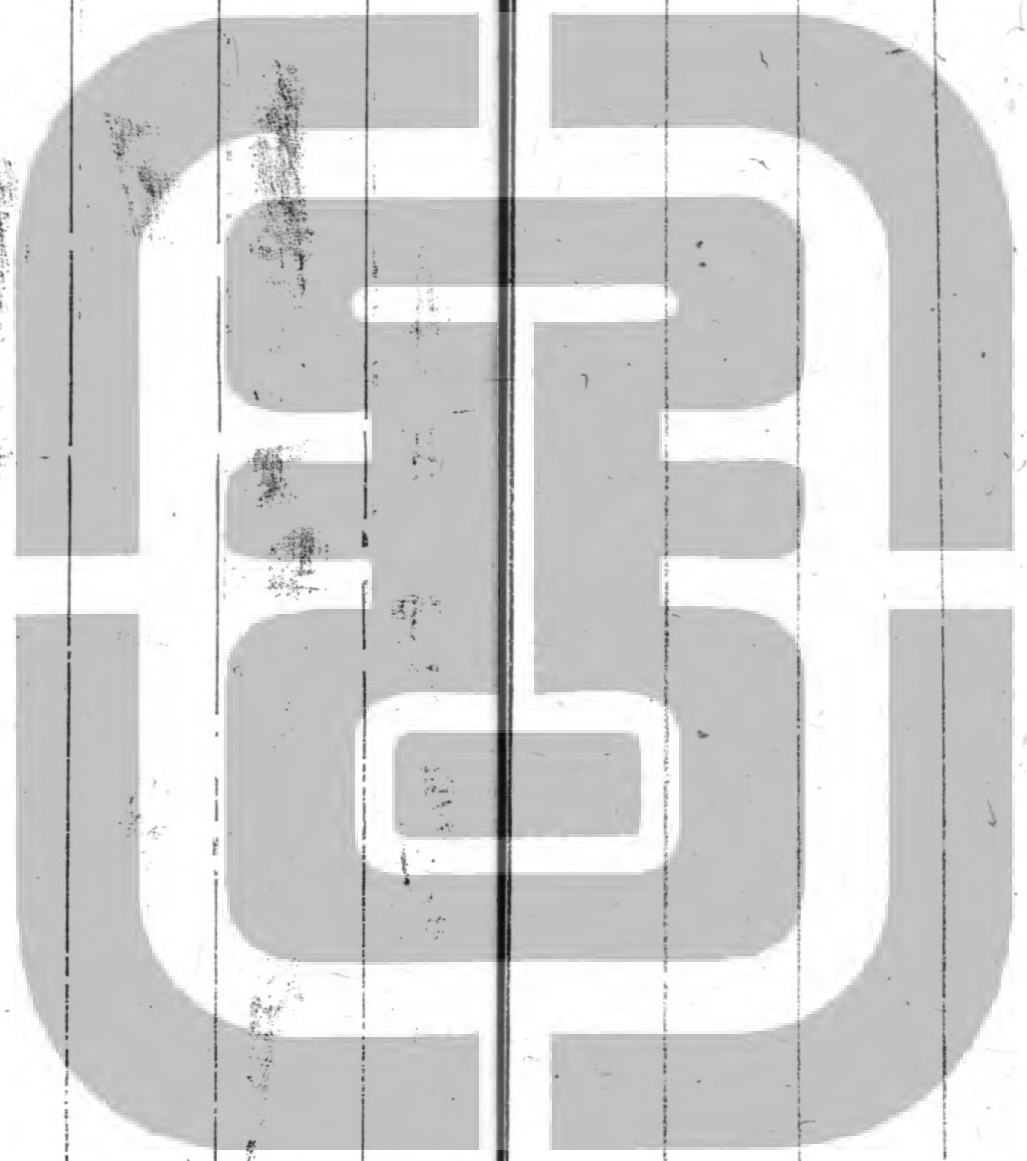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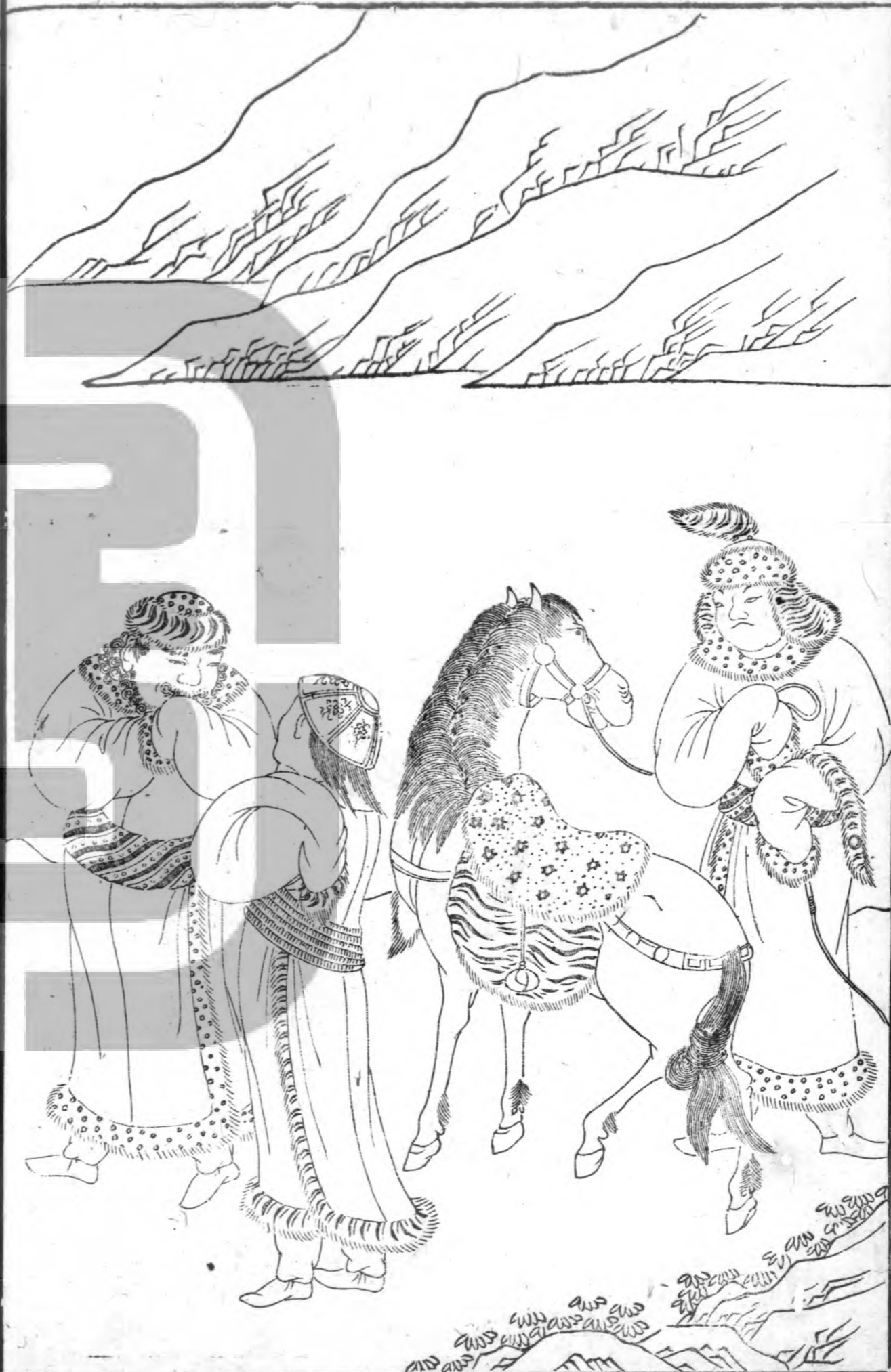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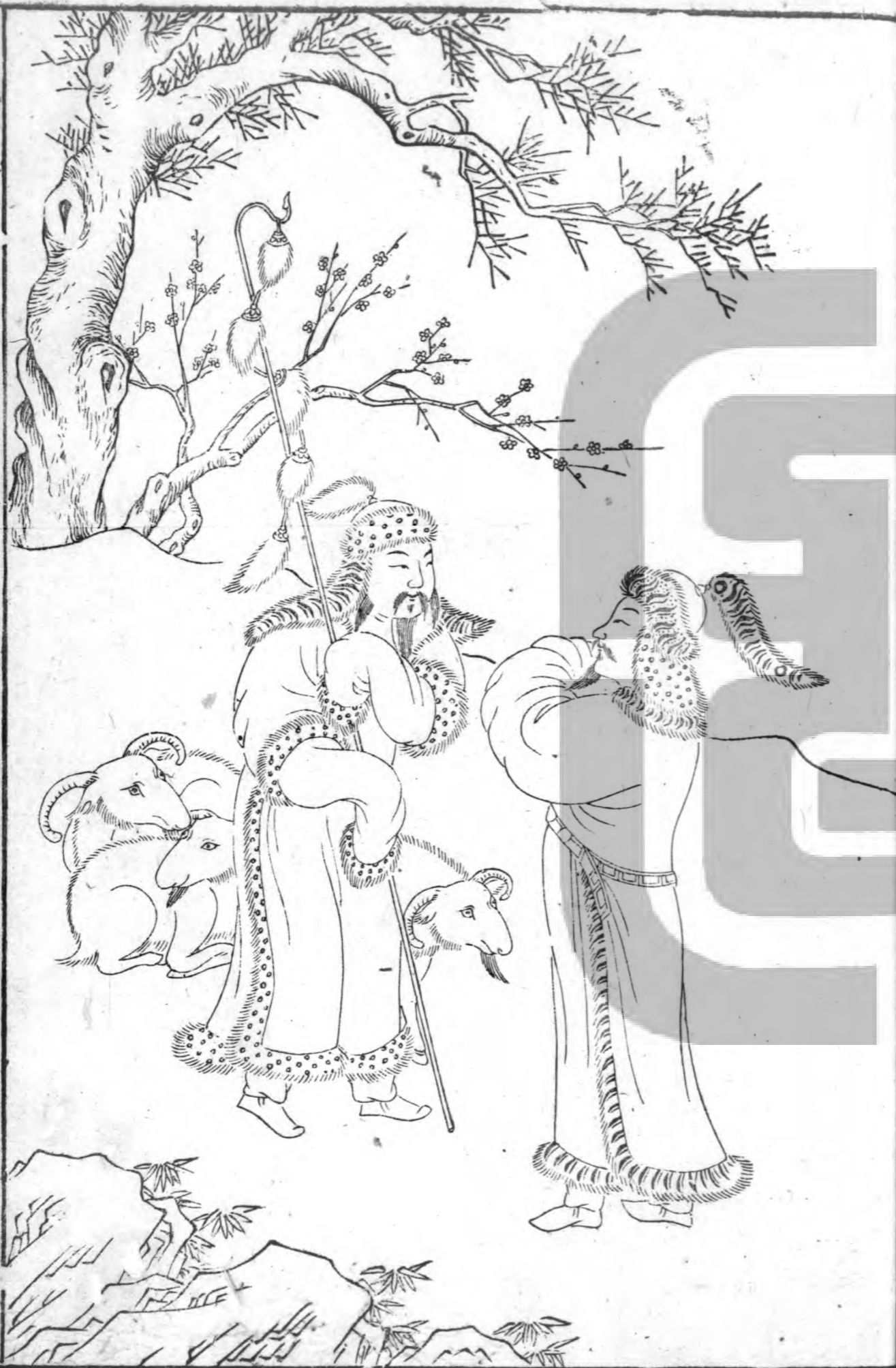
蹶由

春秋蹶由吳子之弟也時楚子伐吳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然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吾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無無居士曰吳蹶由臨難亢辭借凶為吉殊無楚囚之態豈真守龜告吉哉彼即人中之元龜也夫吳楚不相下已久赫赫楚國江漢是憑區區之吳即以釁鼓且自分之及巫臣

伍員之憤逞楚始疲於奔命矣嗚呼楚釁吳
耶吳釁楚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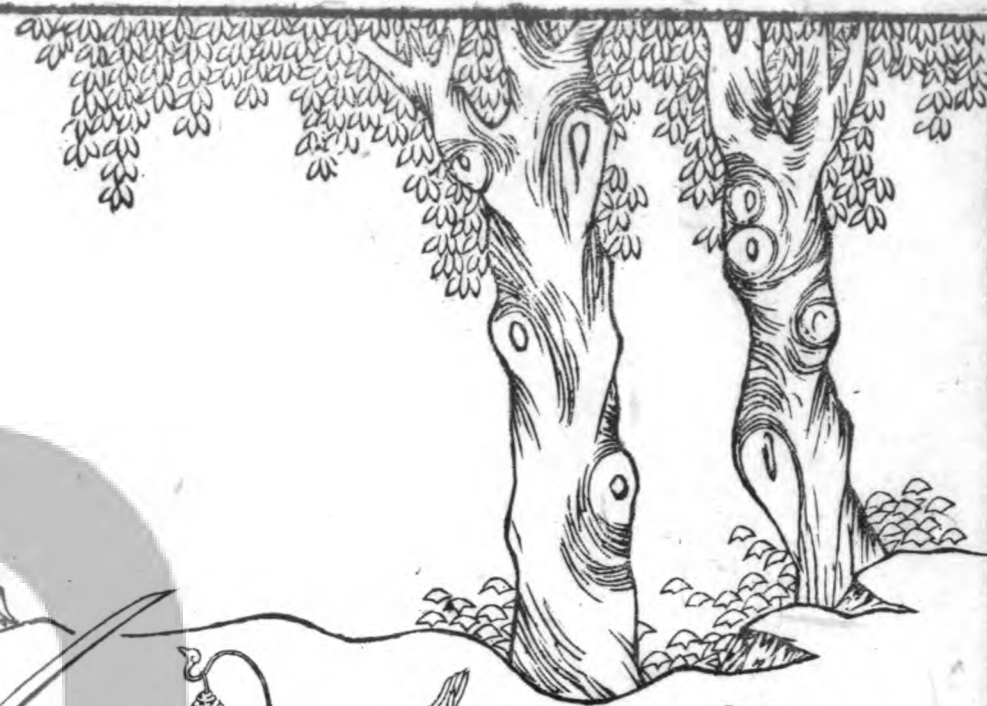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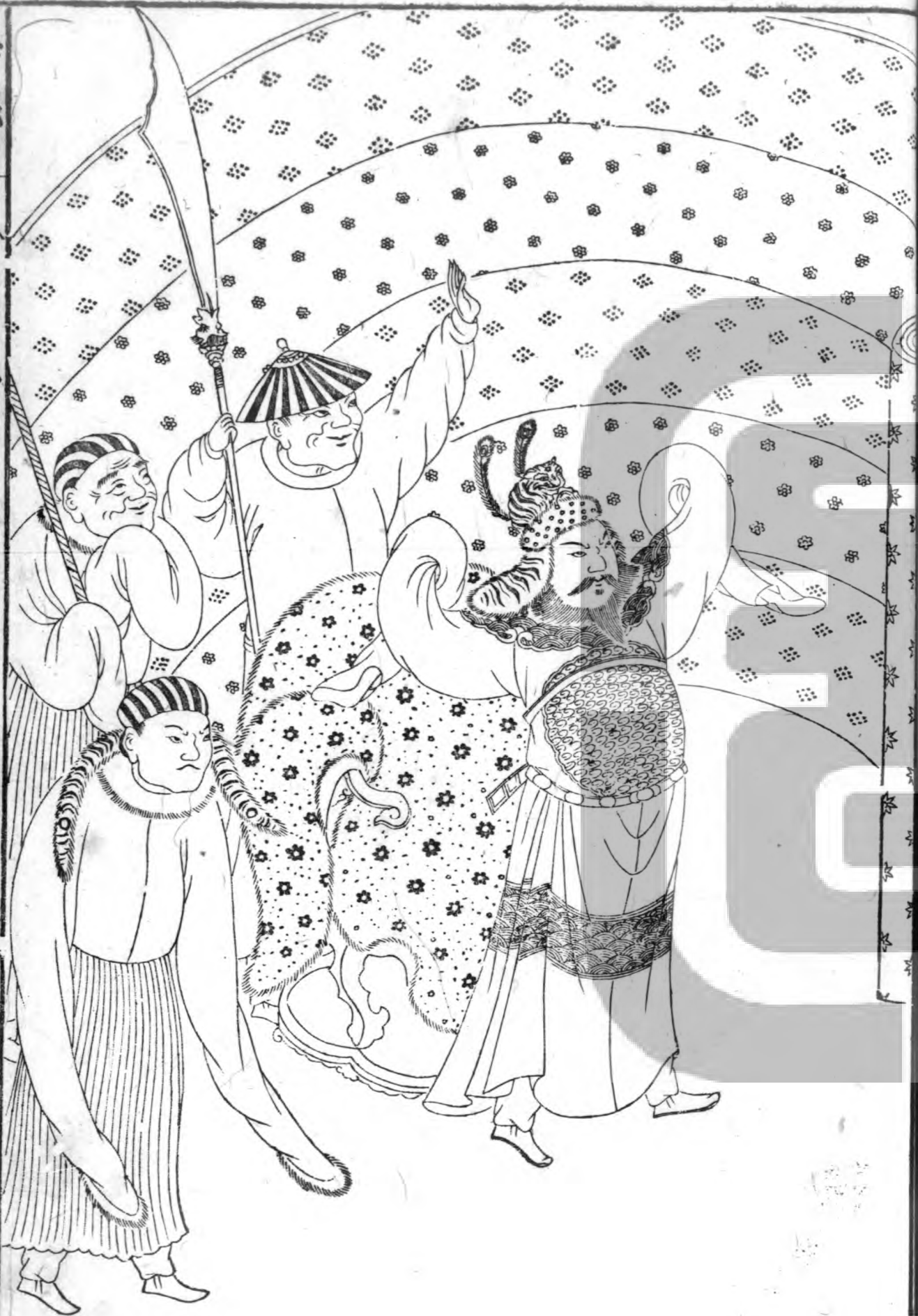


蘇武

漢蘇武字子卿武帝時為中郎上遣武送匈奴使還匈奴匈奴脅武降武不屈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日飲羝乳適有漢侍中李陵降在匈奴乃置酒與飲勸武降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苦如此武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愿肝膽塗地今得殺之誠甘樂愿勿復言後得還鬚髮盡白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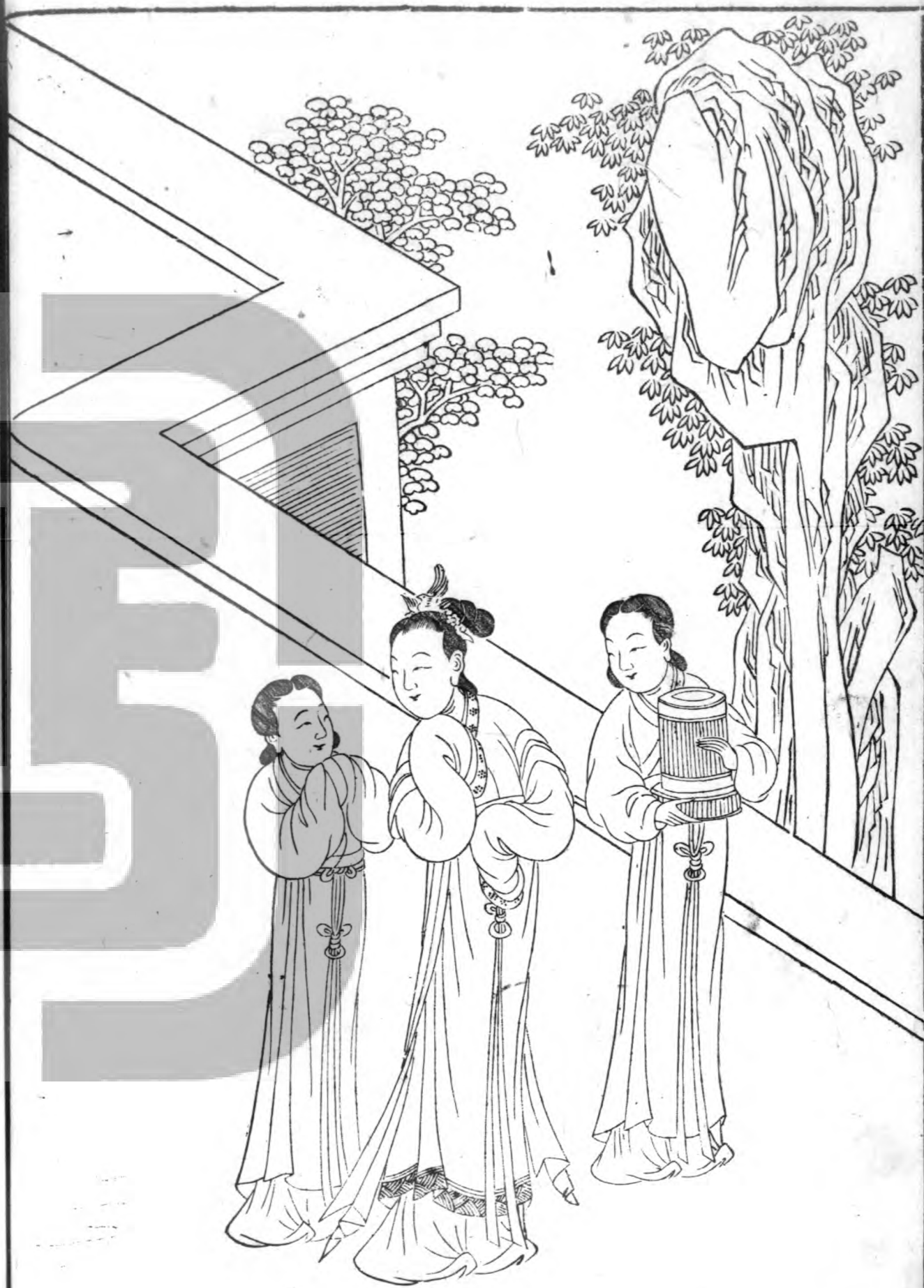
典屬國

無無居士曰蘇武之峻節千載以下讀其傳猶令人寒心而銷骨然衛律之說降與李陵一也乎律則罵之于陵直効死其前豈不謂故人耶至於酒酣起舞泣下數行忍哉漢武棄之絕域而子卿生還當疏高爵崇茅土猶不足酬之乃僅典屬國漢武真少恩哉



鄭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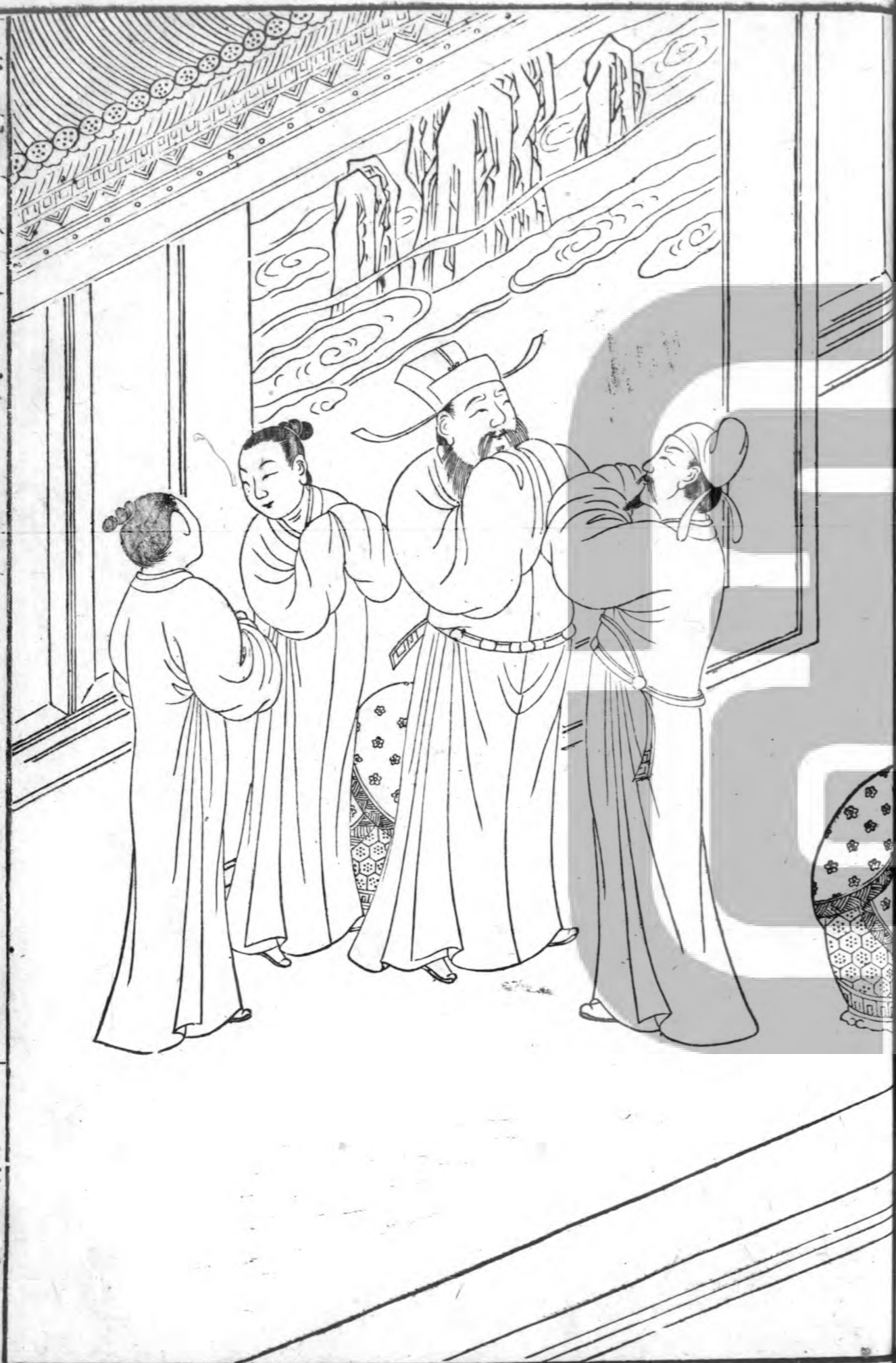
漢鄭衆字仲師永平初北匈奴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之欲脅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衆上疏曰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耳雖勿報答可也帝不從復遣衆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追衆還繫廷尉會赦免歸帝得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軍司馬無無居士曰匈奴所以恐喝漢死者其伎倆止於拘囚困苦亦畏漢強大不敢甚加害也苟遮得其情出機權以制其利害則一使之任賢於十萬師矣鄭衆不屈固已誓服其心柰非凡所見漢廷自沮之何夫爭之於虜庭仍遷就以報答古今之通患也惜哉



班超

漢班超字仲升扶風人章帝時為將兵長史使西域鎮撫於賓衛戾李邑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無無居士曰班定遠使西域坦步葱嶺咫尺龍沙固欲膏身於此以要功名計其棄毛錐而荷長戟即父彪况固甘捐家學以圖肘後之懸矣及讒行而投杼之疑免反遣邑以還京非虛懷者不能其萬里雄飛而玉關生還信丈夫之度越者也



温嶠

晉温嶠字太真與劉琨在并州雖隔閭寇戎志存本朝琨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復興馬援知光武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鄉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遂過江于時江左管建始爾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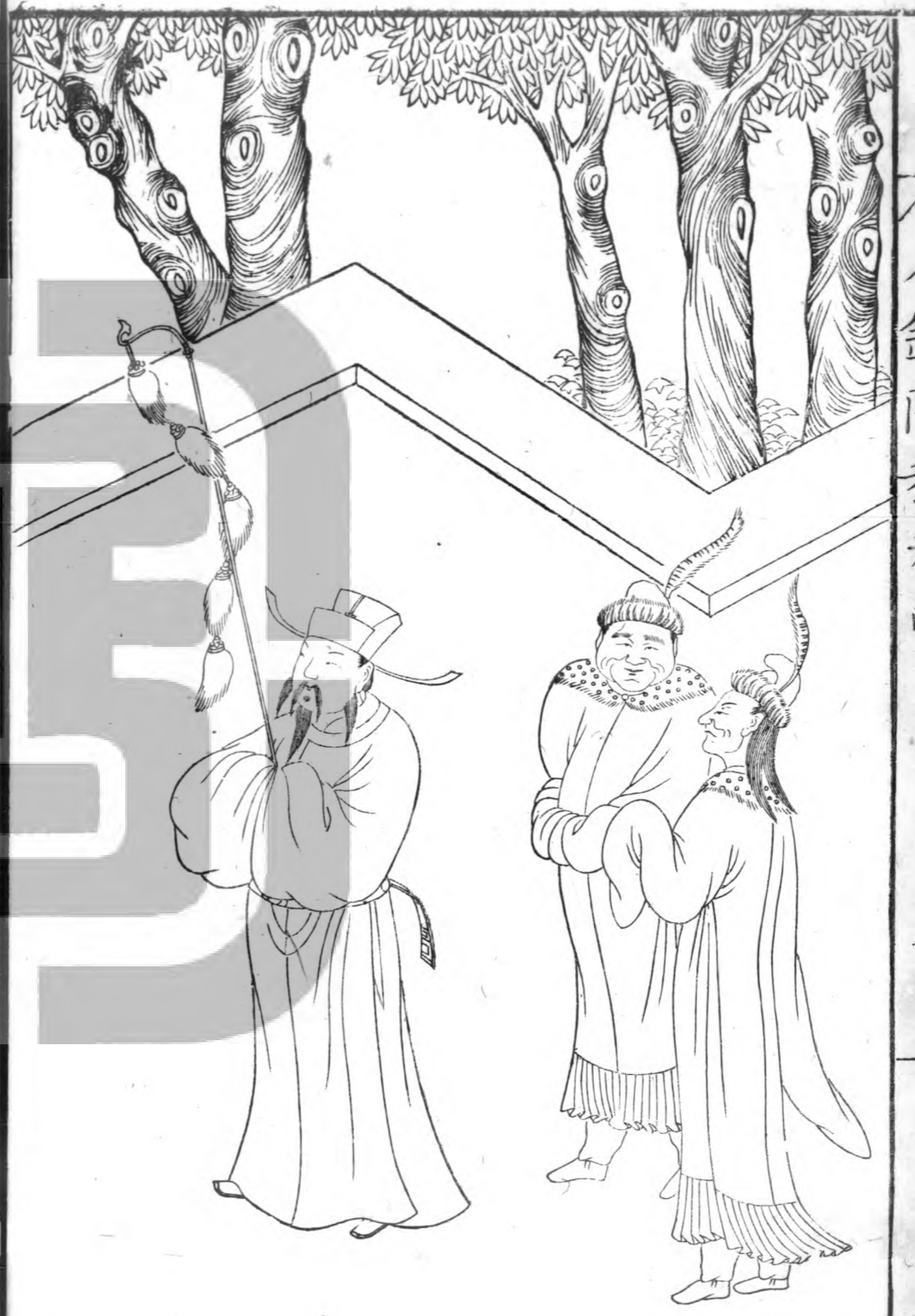
無無居士曰史稱太真辭親蹈義雖申胥何以尚是諱其絕裾而嘉其奉表矣夫應萬里而投軀不恤其宣力本朝之志已堅故能受遺全節擊憤之智早貽拔舌之怒枕戈之忱卒致皇輿之旋微夫人之忠憤王處仲不幾移國乎劉琨慷慨清嘯解圍卒也推心異類以致幽圉痛哉



鄭元璠

唐鄭元璠貞觀中為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
精騎數十萬攻太原詔起元璠持節往勞既至
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璠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
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
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而不為用而
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
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
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駟街筭於道今
坐受其利不肯乃茂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頡
利遂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
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于公哉

無無居士曰大丈夫不登鉉擁燾得持節禦
虜於口舌間為朝廷增氣亦自以豪突厥當
貞觀中嘗薦食中國鄭鴻臚往信盟誓論和
戰利害發部落私情即頡利雖暴安肯棄利
就害以犯區脫而望其腹哉宜太宗金石之
賜謂單于接踵如樂之和而魏絳為復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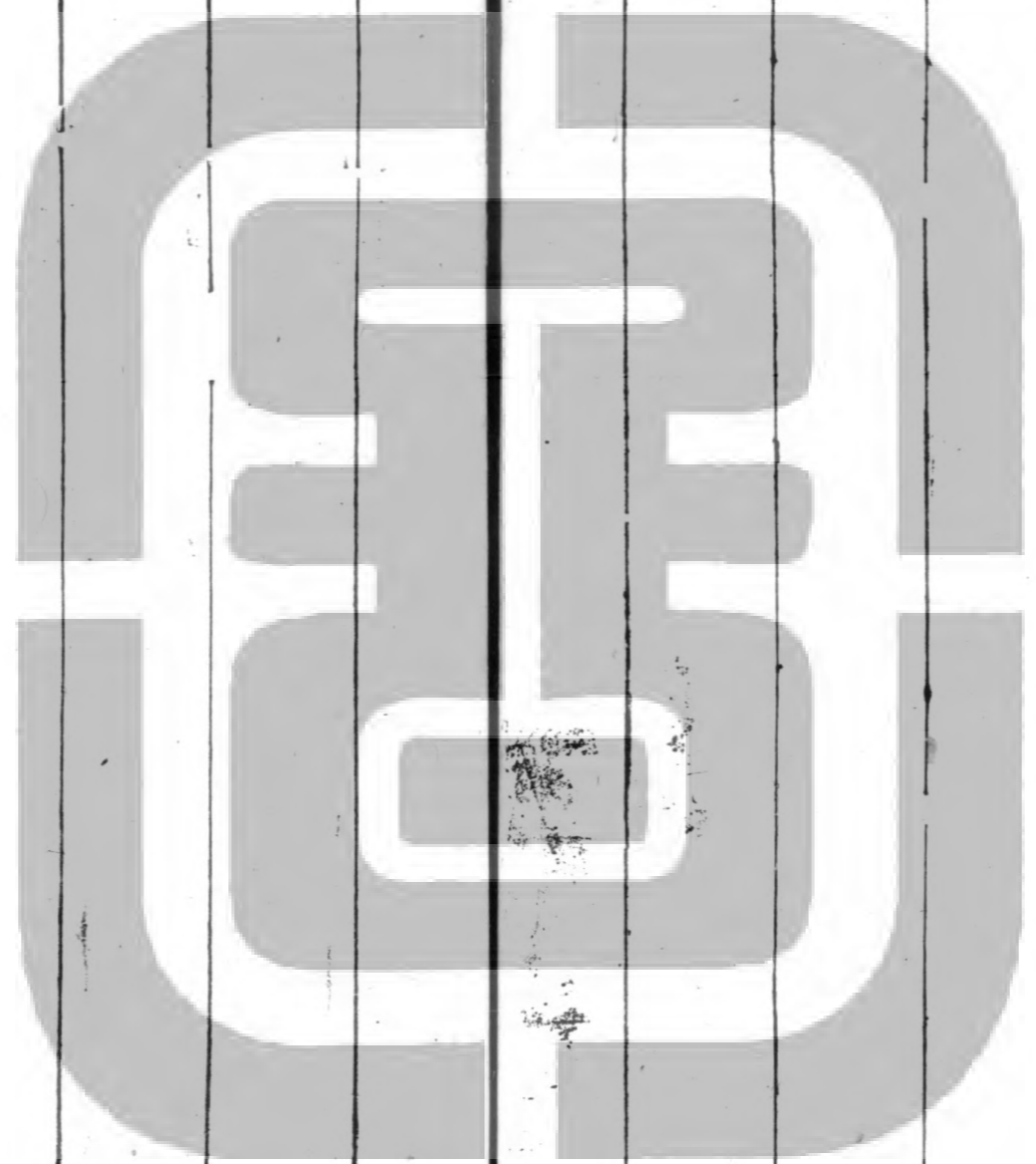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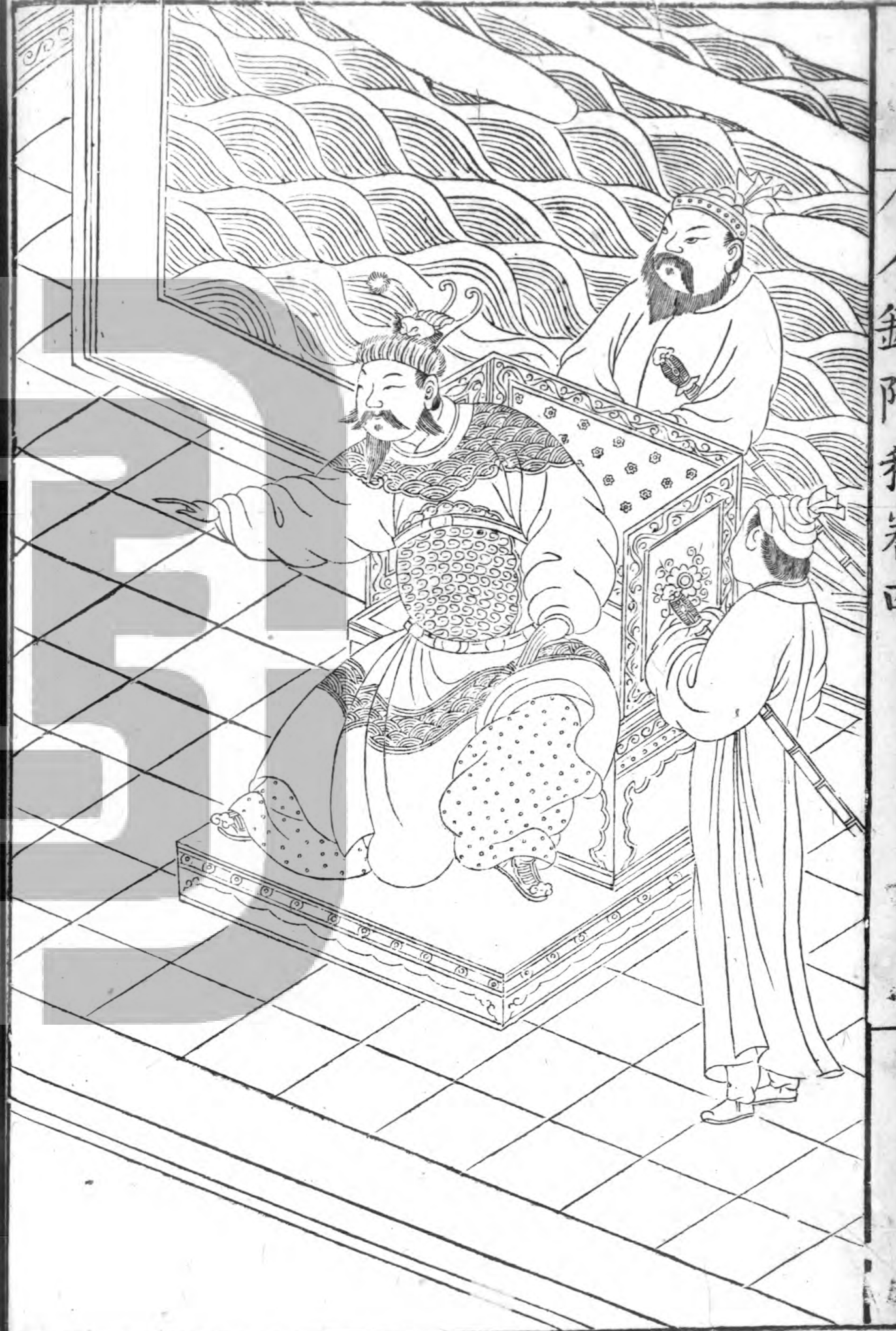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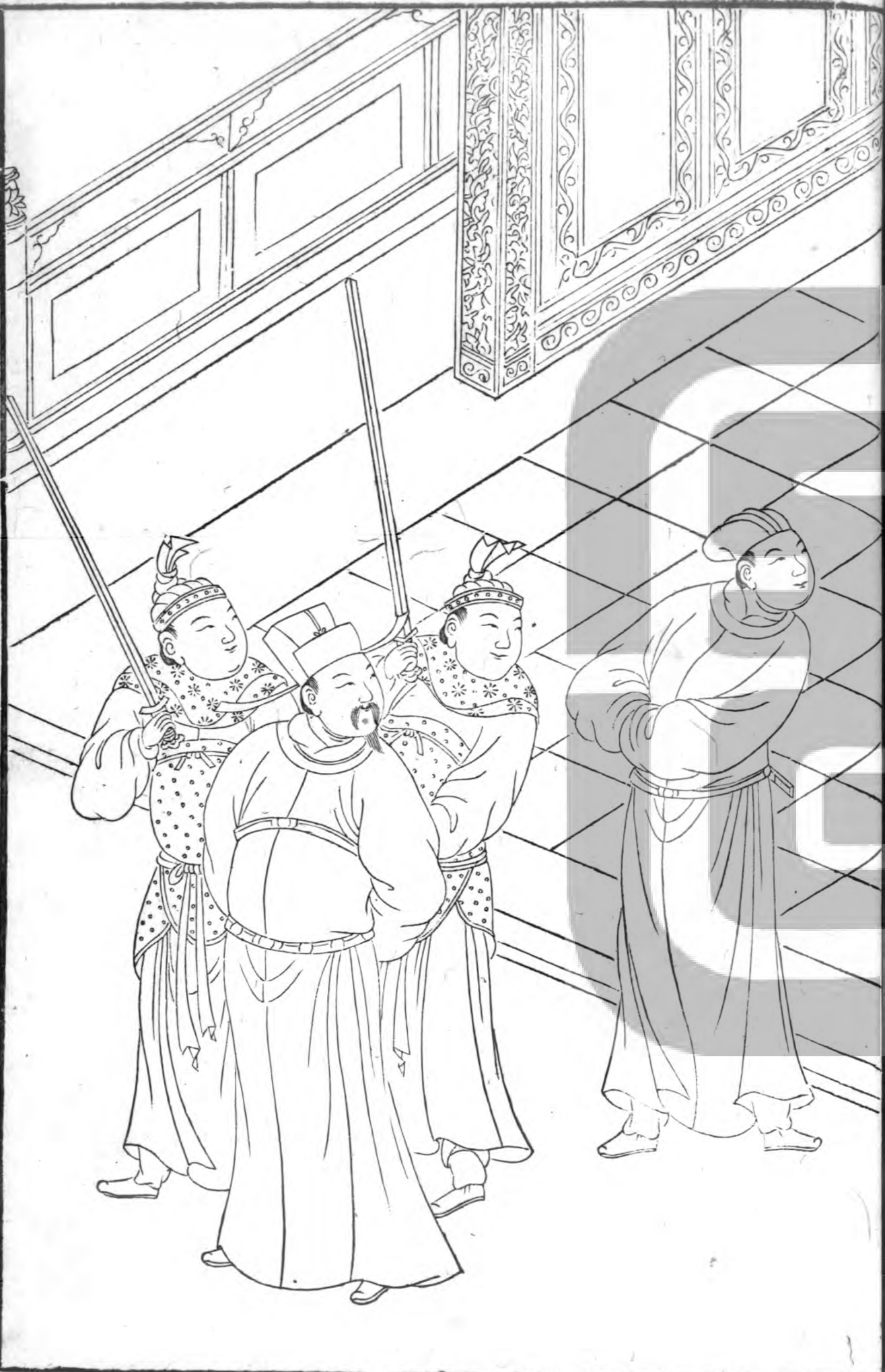
富弼

宋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契丹欲得晉高祖所與
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來聘
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
公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
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
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
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
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
其身謀非國計也就使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
歟亦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
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
虜主大悟首肯久之曰卿且歸矣

無無居士曰富鄭公使契丹乃宋代不朽之
鴻勳也當慶曆間元昊跳梁西陲用兵北虜
復乘間啟釁羽書旁午不有皇華星軺輾破

金剛經卷四
虜謀則奚車胡馬馳突郊甸矣鄭公一說壯
本朝之體勢折虜人之情竅南北通和疆場
恬謐直至宣和結金好撤藩籬舉鄭公之盟
約而弁髦之靖康之禍稔欲輸歲幣如金首
非遼比何





洪皓

宋洪忠宣公皓奉使金軍大酋粘罕迫與副使
官偽齊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
度不足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奉逆豫豫
可磔萬段顧乃忍事之耶粘罕怒命壯士擁下
執劍夾承之公不為動旁貴人喏曰此真忠臣
也止劍士以目為跪請遂流遞于冷山冷山皆
陳王悟室聚落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
公應陳古事梗之悟室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
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今當死顧大國
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灤三十里使之乘
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悟室義而止
無無居士曰洪忠宣可謂古今勁節云夫二
聖不邁冷山流遞四月草生而寒暑倒易南
冠涕泣甘作楚囚即粘罕狼噬悟室鯨吞遠
愧戾生不得御太公而歸漢矣縱委身異域
其如銜命何嗚呼胡馬北風越鳥南枝忠宣
此情觀漢幟於陰山之北雖死亦快云



朱弁

宋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吏部松之從叔父也為通問副使使金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其後王倫再使復歸以弁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愚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讀之感涕無無居士曰朱少章之使虜自分以必死逼仕豫以死拒遺人書以死期題其墓以死報至送大行之詞又云攀龍髯而莫逮其死君之心何嘗一刻忘耶噫白頭都盡青史誰真所不泯者丹心爾余謂少章其不死云

卷四終

